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三年六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23



AI畫：眼 / 蘇拉

- 散文詩專頁
- 微山湖詩社專輯
- 尼采：最後的心願
- 來人間寫詩的外星人

196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 陳銘華主編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王家新 訪瓦爾登湖 3
 方明 荒謬 3
 少況 擬郵戳：明斯特 3
 秋原 夢遊 4
 向明 角色、獵獲 5
 夢楚原 抉擇 5
 和子 泛浪漫、妄 5
 陳銘華 北海、埃及傳奇、阿罕布拉之晨 6
 方壯霆 洛城雨中開車 6

詩創作

葦鳴 金融市場 6
 鄭建青 喬治亞州觀秋 6
 非馬 開放、音樂 7
 王鍵 路邊的白鶴花、曠野 7
 秦風 四月清明花未眠 8
 遠方 春之外 8
 冬夢 鯨魚鄉愁 三首 8
 馬莉 生病、給伊蕾姐姐 9
 馮晏 夢見蘇軾 9
 饒蕾 醒來、海上日出 9
 申初 願你的心永遠活著、影兒 10
 楊于軍 草藥香 10
 阿黛 山水、我曾在暗夜裡 10
 嚴力 中國新年、冤枉 11
 洪君植 水的妙曼 四首 11
 于中 故鄉 11
 王性初 一次邂逅、跳框 12
 雷默 春之音 二首 12
 李斐 國足 12
 林煥彰 我的，一艘夢的船 13
 許露麟 月亮是我的太陽 13
 第一閑人 夕陽、刪好友 13
 桑克 無所畏懼 二首 18
 沙克 思想者、架橋 18
 回慧 燃燒 18
 李雲楓 墓園、今年將不會再有春天 19
 北塔 塔 19
 左右 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吵架 19
 伊沙 夢 三首 20

楊河山 萬聖夜 二首 20
 圖雅 枯葉、無題、煉丹 20
 世賓 冬湖、螞蟻 21
 高潤清 A4 21
 俞昌雄 九曲，九曲 21
 古松 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22
 老哈 在珍珠家簡餐店讀誇西莫多 22
 郭揮 遺忘 22
 達文 晚詞 1、2、3、4 23
 李國七 墓誌銘、憑藉想像畫圖 23
 彭國全 解凍 23
 蘇楷 或從盧森堡的課堂 二首 24
 張朴 城牆的刺青 24
 林啟 夜無雨、米蘭大教堂燭光 24
 輕鳴 猴兒崽子 三首 25
 煙村 天堂最近 25
 徐澄泉 大寒記、孤雁、烏雲 25
 蘇拉 冥想的玫瑰、鏡夜 26
 夏子 飲者九行 26
 游若昕 像大海一樣自由地呼吸、思想 26
 羅馬蘭 雞蛋頌、那時候 27
 依雯 多年以後 27
 思鄉 飛轉的車輪、靜夜 27
 項美靜 別了，壬寅之虎 28
 梁楓 決策機制、枕頭之謎 28
 胡珈誠 泥像 29

微山湖詩社專輯 14-17

翻譯·評介

岩子 最後的心願◎尼采 29
 朱良 戰士的歸宿 29
 戴珏 阿什貝利詩選 3 30
 君兒 來人間寫詩的外星人 31
 江嵐 《輪回》前方，奧秘更深更遠 33
 三道快槍 英雄情結與詩精神 34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王鍵 (北京)
 申初 (紐約)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拉

訪瓦爾登湖

——給王璞

彷彿在一個寒冷的雪夜過後，梭羅又開始了他的勞作——在清晨樹林間眩目的光熱中，他拿起一把斧子和一只提桶，走下了湖邊……

而我們踏著積雪來尋找他的小木屋，什麼都沒有了：半坡上，八座帶鐵鏈的石樁圍繞著一個廢址，像是在守護著某種聖跡。

我們回到環湖的松林小徑上，脚下是殘雪和焦枯的楓葉的聲音……

我們看著光影顫抖的湖面，彷彿它仍敏感於每一陣呼吸；而那個曾獨自住在這裡的人也是個測量家，他說每到隆冬這裡的結冰就變得堅固，會達到一英尺多厚，用斧頭也很難擊穿。

但這是冬去春來的時日啊，清澈的湖水中只漂浮著一層半透明的浮冰，像是最後一大片邊緣變薄的玉石……

我們走下湖邊，靠近它，更近地靠近它，而它好像也在等著我們到來，然後融化……

2023. 3. 9

■方明

荒 謬——土耳其大地震有感

前言：土耳其大地震，動用千萬人力物力才救出一個人，同時，俄烏戰爭卻輕易遙按鈕掣便殺人無數，真是人性的荒謬。

沉默的土壤與石塊竟會怒吼翻滾輾壓
渾身不滿大千世界的情緒，天地在沸騰
人間太多不公不義的勾當。於是人道的旗幟撼動千萬慈航的寬懷，在隆穹或窪陷的瓦礫中企圖拯救被噬吞的生息

一隊隊來自四方八面的英雄以肉軀在壑坑亂堆裡顛躓

一座座冰冷的金屬機械隨著探測器張牙舞爪

一隻隻靈犬踩著蹣跚的血足嗅覓被扁壓在深層的影子

眾多慈悲的姿勢終於成功
只一具尚喘氣息的生命被激動轟鳴的掌聲喚醒

萬物從不安靜的細胞分秒虎視眈眈羸弱的旁鄰，在弱肉強食的生態裡頻頻引頸垂涎側邊甚至偏遠嬌瘦的獵物，宛如禿鷹飛掠撕食般的靈敏精準

戰爭亦是如斯

一隊隊來自四方八面的英雄以肉軀晝夜劈開深叢淵藪

一枚枚冰冷的金屬炮彈隨著衛星定位張牙舞爪飛瞄生命氣息的窩居

一顆顆地雷度量踩著蹣跚爆裂的血足

眾多猙獰的姿勢終於成功
僵仆在燻灼焦土上千萬睜目伏屍血流成河

2023年2月12日完稿

《擬郵戳》：明斯特

五年前，我開始學鳥飛。展翅，上升，並沒有想像那麼難；胳膊和後背注入液體，輔以鼓脹的設備，你的體重（限七十公斤以下）不是個問題。再戴上腦瘤般的氣帽，喝一種輕飄飄的液體（據實驗室證明，用百分之九十六點六以上鳥兒常吃的食物做樣本，計算整個鳥類的起飛系數。這是一個平均值，即假設鳥的種類，可以設計一個公式，比如拿麻雀，蘭卡唱過的智人所在地的麻雀，得出鳥類的共性和偏移。），你將是第一個會飛的僵屍——鳥類對人類的稱呼。

一個在樹杈上長大的生命撇著腿來到你面前。八點二十？還是四點四十？咖啡，我想還有一些骯髒想法，統統交給了海關人員。“他瘋了，天天抱著長頸鹿的脖子睡覺。”一口痰，手帕無法吸納，又不能直接拒絕。畢竟掌門人練內功，水分收在體內。俱透矣！

老太太為天氣做了個主。不吭不聲的荷蘭人搓著花瓣，念叨往日的風光。“他招聘了J的一個表弟，粗算一下，南德方面想維護休克時間。”

教堂穹頂下，燭火投影翅膀。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
 tchanw@gmail.com
 孫新來 \$150
 于中 \$100
 Yihui Zhu \$100
 謝勳 \$50

■秋原

夢遊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河山。

西貢

我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迎接我的是久違的新山一機場。不知道什麼時候它搖身一變，變得那麼現代化，那麼繁忙和擁擠，（比起以前的簡陋和冷清）簡直是虛擬世界。不過，海關人員讓人想起解放軍，還有檢查行李的人員向國外回來的同胞要錢還是相當傳統的。

變成胡志明格勒的西貢更加現代化。一幢幢高樓大廈、旅店、商店、餐廳高聳林立，競相爭奪繁榮而且昂貴的地段。五光十色的燈飾、廣告牌（有不少是英文）搶著眼球。汽車像龍虎豹夾在一群又一群傾巢老鼠般亂躡亂竄的摩托車之間在水洩不通的時空中互不相讓互相競逐製造廢氣製造廢音製造各種生存的慾望。還有一團團、一個個遊客和行人帶著不同的表情，到處尋找各自須要滿足的大大小小的慾望。

在很多街區的名字被改造以後，1975年以前命名為“獨立府”的南越總統府如今改為“統一府”——開放成了歷史觀光景點。絡繹不絕的遊客與民眾進入這座現代的宮殿，一嚐權貴豪華或者倒台投降的滋味？我去的那天晴空忽然下了一陣驟雨（是前朝的啜泣和淚水嗎？）百年的烽火，三十年的鹿逐，有多少人還記得多少人流的淚？有多少人還記得多少人流的血？還記得有多少失去的生命？

在如今被命名“巴黎公社”的郡區，很多人參觀法國殖民侵略者留下的“胡志明郵局”——一座拱圓形的歐式建築，也成了觀光景點。經過一番修飾，更顯得美侖美奐，耀眼醒目。整個郵局擠滿了遊客，熱鬧哄哄。幾乎所有的櫃台都在售賣各種各樣的紀念品。當然，還有穿著傳統長衫，笑容滿面，熱情的售服員。說是郵局，可看不到幾個寄信的人。（都找不到不知所蹤沒有地址的收信人？）不曉得為什麼，我總覺得它更像一個熙熙攘攘的火車站！

西貢是我懷念的溫柔的女生。是黑白照片。胡志明格勒是刻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公關小姐。是3D數位彩圖。

西貢。一切都變得那麼陌生，甚至對我自己我也感到陌生，假如我沒有看到紅教堂前面悲憫的聖母像以及被一個又一個年代壓得矮矮扁扁的檳城大街市。

堤岸

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我幾乎完全不認識。至於人，也只剩下那三、五個，聲音雖然變老，不過說話的樣子還是馬上認得。只是要把他們從朝露的年齡連接到眼前霜雪的容貌，那肯定要費點勁，開動健忘的腦袋裡的記憶軟體。看到他們半生不熟的看著我。我想他們大概也像我一樣。我們談的都是幾乎湮滅的陳年往事——都屬於昨天。那是我們僅有的。我們沒有今天。（今天也沒有我們。）至於明天，我們都知道遲早是那麼一回事。

朋友和我回到年輕時大家經常在陳本銘家裡聚會的豪士坊。沒有一個熟悉的面孔！華人富商黃榮遠家族在一個多世紀前開發西貢和堤岸，也蓋建了豪士坊——這是一座上下兩層像大宅院的法式漢味的建築，住的絕大多數是華人租客。經過一番粉刷，如今連坊帶人都成了歷史景點。不過，粉刷歸粉刷，那一層層歲月與滄桑的痕跡始終還是粉刷不了。

婆廟還在。我的舊居還在。我以前工作的報社變成了印刷廠。她住在附近的樓房還在。小小的郵局還在。那條我走過不知道多少遍的大街還在。只是，原來這些地方的人連同他們整個的年代卻完全不在。他們像一些小玩意，比如花朵、骰子、撲克牌或者小鴿子、小兔子、小老鼠之類的小動物，魔法師只要輕輕的一個手勢便讓他們從手掌，從帽子或者籠子裡消失的無影無蹤！

峴港

美軍在這裡登陸後一直駐紮在海邊的那些軍營、還有老舊的鐵橋已經由景色宜人的美溪海灘和一幢幢豪華的旅院所取代。

一條儉俗的黃龍橋從臣服的流水中以勝利者的姿態騰空躍向大海。

兩年前美帝的總統來過，帶著笑容。這裡的人民也帶著笑容歡迎他：和平與繁榮是必要的。

杭街市還在。老麵包店還在。小教堂還在。以前門可羅雀的占婆博物館現在是熱門的觀光景點，車水馬龍。我和她的舊居就在附近的街上

可是整條平房的街道完全變成兩排密密麻麻的樓房和店舖。我無法確認是哪一家。我問了一家店舖門前一個女人，這裡以前住的是什麼人？她搖搖頭以北越的口音說她也是剛搬來的（新移民？）她也不知道！

一切都改變。不變的仍然是五行山。仍然是山裡幽黯的石洞。一個年輕小伙子堅持要領著我走進另有蹊徑的幾個陰森的石洞裡。（彷彿一眼就看出我是尋幽探秘的觀暗客？）其中有一尊古老的佛獨坐在洞穴中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年月。（外面塵世間的變幻無常也許只不過是南柯一夢甚至彈指剎那。）日落時在山寺前我還是給了小伙子不錯的小費，他拿了可還嫌少，不大高興。

五行山山腳下的村民（也包括小孩）仍然像以前一樣幹活：採石，製作和售賣石器工藝品和紀念品。住山靠山，他們像蒼苔般活著，不同的是現在多了一些雖然也不那麼闊綽的洋遊客。

越戰的悲劇早已被遺忘。和平被粉飾得多彩多姿而且變化多端。沒有人知道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革命是否還要繼續下去？

在返美的途中經香港轉機——這裡的人們正在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民主自由。

我頓然覺得自己是在一個被設定的夢境中夢遊。夢遊在一個夢一樣消失的年代，一切如幻似真，撲朔迷離。唯一確實的是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如果那個年代沒有消失，後來的一切會不會更好或者更壞？

加利福尼亞·2019·秋

■向明

角色

老祖父在我幼時常常教導我，將來長大，無論做什麼，都要做出自己的角色。如果你想做個猛張飛一樣的人物，你就得有當陽橋上一聲吼，吼斷了橋樑水倒了的膽識和驍勇！否則你會永遠只是一個撐旗喊威武的龍套掃邊腳色！

不是我長大忘記了老祖父的諄諄教誨，也不是我膽怯不敢這般立志，而是外來的頻仍戰禍腰斬了我前進的命運，最後只落得個成為一無是處的詩界掃地老兵。靠後輩的施捨，發表幾首無人要看的形同未寒屍骨的所謂“詩”！

這個腳色，豈不如身泡寒冰乎！

2023/2/5

獵獲

當我看到我那畫家的女兒，今天一早把森林公園裡那麼多剪裁下的枝葉拖到她畫室的時候，就像把春天帶到家裡來一樣，就如把詩迎到心中來一樣，都一樣的珍貴，都一樣的要開始忙碌，開始操心！

無論從事繪畫，或處心為詩，無不像一隻飢餓的兀鷹一樣，必須到處張開大眼尋找獵獲，透過想像力的塑造，始能成為一件真正的藝術成品。這就是我所體會出的所謂“無用之用，是謂大用”！

2023/4/15

■夢楚原

抉擇

又到了十字路口。路旁一些莊稼已熟，綠油油的韭菜，在地裡低垂著頭，收割的彎刀白光閃閃；沈默的羔羊在荒原上徘徊

又聽到似曾相識的風聲，陳年的風吹遍每一個角落；乾裂失憶的湖洲上，擱淺的小船靜靜橫臥；一大片蘆花在風中彎下腰

夏日的蝸鳴早已經遠去；期待的時雨沒有落下來。艷陽高照，風聲越來越緊，一扇門半掩著，猶豫，不知道該關上還是敞開

■和子

在《新大陸》195期拜讀了詩人陳銘華的散文詩，應和其中兩首〈性飢渴〉、〈孽〉：

乏浪漫

縱為母艦傷透腦筋，也想不出為其造些公艦，以艦制艦，兩情相悅

紙牌屋圓桌上缺乏想像力飛揚的大詩人

妄

星月被隱入硝煙的紗斗篷裡，炮彈正在狂嘯……

“敢教日月換新天”

■陳銘華

北海

北海有魚，從潛伏於海城區海關路的夜市下西洋去，不知幾千里也；月黑過瓊州海峽風高漂維多利亞港，化為鳥，怒而飛東勝神洲，不知幾千里也

四十多年前那些惡浪消聲匿跡了麼？此地似曾來過，此情似曾相識，此事彷彿莊子也曾說過

2019年4月13日北海

埃及傳奇

風沉默，遠方藏於駱駝屁股後面。水流過，沙擦亮太陽。鴿子飛臨掌上那一瞬已熟透，有什麼精靈游進石像體內，曲線虛無

照片光線暗了一下，突然發覺時間原來有情，她被解構成了無數元件，卻自行還原為一首詩歸來

2022年3月23日

阿罕布拉之晨

老人一隻手拿著塑膠抓爪一伸一縮一開一合，將上世紀二十年建就的人行道上像是歲月的碎片都撿拾起來，放進了另一隻手裡的塑膠袋，渾然不覺遛狗者迎面走來，向來多管閒事的狗也沒吠叫，轉頭看著老人從一叢叢花草和地面水泥裂紋間慢慢走遠

除了不合環保時宜的塑膠製品外，這老舊小城今天的太陽應該就是從這裡開始升起

2022年4月11日

■方壯霆

洛城雨中開車

今年加州的冬天，大雨連綿，的確一解嚴重乾旱的燃眉之急；但在洛杉磯雨中開車，如不熟悉路況，飛來橫禍會從天而降

一
從東到西，橫穿洛城的10號公路，尤其是市中心的那一段，已經陳舊不堪，每逢雨天，都積水如塘。即便是隔著分離牆，對面反方向行駛的車子也會將一大灘髒水濺射過來，其勢如大浪封頂。一剎那，我隨車跌入谷底，不見天日。若不抓牢方向盤，剎車減速，可能人車無全

見過鬼怕黑，我從此不敢在雨天開在第一車道了

二
五點半剛出車，大雨就追我而灑，冷颼颼地與風作浪

一踏上高速公路，便見十多輛汽車東歪西倒地爆胎癱瘓在三條車道上。在車主們驚魂未定，無可奈何地望著腳下的路坑發呆之際，他們身後路段的車子，早已密密麻麻堆積成了一條巨龍

三
漆黑的凌晨，在傾盆大雨下寸步難行的高速公路上趕上班，緊張焦慮的心情不在話下

更不提收音機裡傳來剛剛發生的重大槍擊案，六死五傷！忽緊忽慢如淚的冬雨，鹹腥腥的

2023年4月

●散文詩專頁

■葦鳴

金融市場

版本一：雙修視角

是一場又一場的性愛
一陣又一陣的高潮
高處未算高
終究會歸于平淡
於三兩聲嚎叫
之後

版本二：男性視角

是一場又一場的性愛
一陣又一陣的高潮
高處未算高
最終一瀉如注
沒有之後

2023.5.10 下午

■鄭建青

喬治亞州觀秋

衣裳款式各異
山姑天天試穿
好雨細細滋潤
件件亮麗斑斕
熙熙隨風輕拂
令人思緒翻飛
不禁啞舌啞嘴
遍野秋色美善

■非馬

開放——給憂鬱症患者

世界是鏡子
你笑它也笑
你哭它也哭

好爽！

你卻一個人
躲在暗室裡
看不見鏡子
不哭也不笑

好慘！

附註：根據最新報導，將近有十分之一的美國人患有憂鬱症，年輕人的情形似乎更嚴重，有的甚至有自殺傾向。

OPEN UP

—— for peopl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The world is a mirror
You laugh it laughs
You cry it cries

How wonderful!

You hide in a darkroom
No mirrors no light
No laughs no cries

How terrible!

* Sept. 19, 2022 (HealthDay News) —
— Nearly 10% of Americans suffer from depression, with the mood disorder increasing fastest among teens and young adults, a new study finds.

音樂

半夜裡醒來睡不著覺
他把手放在收音機上
從一個電台轉到另一個電台
尋找他想聽的音樂

卻發現
都是些讓他更睡不著覺的
噪音

或許
靜是最純的聲音
最美的音樂
沒有一點雜音
沒有大調小調
沒有變調
更不無聊

風靜
雨靜
鳥靜
人靜
耳靜
眼靜
心靜

MUSIC

Waking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 put his hand on the radio
Turning from one station to another
Tried to find his music

But found only
Sleepless noises

perhaps
Silence is the purest sound
The most beautiful music

The air is calm
The world is calm
The ears and the eyes are calm
The mind is calm

■王鍵

路邊的白鶴花

清晨裡的白鶴花，她們的香氣
比月光裡的更幽深

她們低頭躬身，彷彿在進行一場晨禱
早起奔跑的人們、路邊滾過的塵埃
都不能擾亂她們的詞

她們知道：肅殺的秋風已經在陽光下
亮出了它明晃晃的刀子

夏日白色的閃電和風暴，她們已經認識過了
她們也認出了自己：那些在綠色停機坪上的
白色小飛機

我想起了露易絲·格麗克的鳶尾花
它們也曾在晨光中專心禱告——
為了受難的命運
或者，是為了一次偉大的飛翔？

我在這秋日的冷峻裡聽見了
飛機引擎的轟鳴

曠

非人的，曠野裡的
煉金術
在四十年的徜徉中①

野

於荊棘的火裡
於祝福的山上②

你燃燒臉
你站在人類的
中間

你掩面
哭泣

你用蘸火的
食指
寫下
誠律

①②據《聖經》記載，在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之前，他們在曠野裡生活了40年。

■秦風

四月清明花未眠

“在這人世間，只誕生過一個人，
只死過一個人。”

清明，靈魂的柵欄隔開生死
生者，過客。死者，歸人。

在人間，我圍爐煮雪
苦苦守候的夜歸人，不是風雪
不是夜，竟然是我自己

四月未到之前，我與大地一片荒蕪
“整個世界都是我尚未埋葬的身體。”
這必將是我們每個人的死亡
雨落下，清明含著一道淚光
望著你

“回憶成為我們的血，成為眼神和表情。”
四月，就像故鄉的一棵山楂樹
它在異鄉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走過或未曾走過的
她早已照亮

當雨水生長成淚水的時候
你與我，生與死將永不分開
像雨水，從仰天的淚水中走出來
你的面容，是清溪奔流的閃光
往後餘生，我只能用淚水追趕

“我不會落在你的身後。我是護送者。”
靠著自己，風一樣倚著無邊的虛無
不斷融入遠處的青煙與落日
終於明白，我是自己逆光背負的傷

清明，是一種離開
而四月，無處不在
死亡，有無數次

■遠方

春之外

1、
一粒種籽
失落在石板上
是造化的失手
或命運過火的玩笑
被排除在希望之外
只殘存枯澀的
短暫的
沒有張力的
想像
資格被褫奪了
連等待的機會
都沒有

2、
一條蜥蜴
在路沿焦躁不安
來回竄動
約定是前世的
而渴望
卻限定在今日
天上的烏雲和風
戴著悲憫誇張的面具
無動於衷
聽隨對峙任性持續
雨 守住方寸
拒絕跌落下來

而死者，僅此一人
我要和你都這樣活著
天上人間，銀河江南
雜花生樹，草長鶯飛

■冬夢

鯰魚鄉愁

看看真空包裝的說明
原來你也是來自越南
我繞過千山
你泅過萬水

一尾烹煮好的鯰魚
香味瀰漫
妻說我今天下廚
這是一頓難忘的晚餐

那怕歲月如涼瓜苦過
今夜
我讓自己的味蕾徹底解放
哎，這感覺一定要甜

一隻螞蟻在荷葉上

我是否應該向螞蟻解釋
什麼叫天寬地闊？

牠沾沾自喜
以為這是世界的顛峰
享受一陣
不涼不熱不怎樣熟悉的薰風

燭火無言

一句心底話
強忍的淚代我說

思念之苦呢
為什麼你的詩代你說

燭火無言，難怪它們
全都熱淚盈眶起來

*詩人弄潮兒辭塵二個月有記。

■馬莉

生病

生病了，病從地洞鑽出
爬進我的身體，在夏天點火
造勢，在冬天邪惡地奔跑
白天睜著遲緩的眼睛
夜間骨頭失去重量，喉嚨劈劈啪啪
冒煙，身輕如鐵皮捲曲了邊沿
你不在這裡，我就會生病
生病了，思想寂靜了
時間也聚集起來了
圍著我轉，借來清水一碗
囑我喝下，夢中有公子穿牆而來
為我溫經通絡，教導我
人世間，習性造病，勿以妄為常
汝當深明大義

給伊蕾姐姐

姐姐突然死了
好好的，突然變成了鬼
你在黑夜的另一邊做什麼呢
慢慢地撥弄星光吧，不會再有意外
不必再躲避時間的追捕
你慢慢地走，和我們一個個
重新告別。我們看不見你，你在
鏡子後面，在另一個星球上
拉上窗簾沐浴，等待與你同居的人
不要眷念我們，不要閱讀人間
歷史不文雅，滿口黑牙
姐姐走得太急，要喚醒遠古年代
封存在光陰裡的魂魄嗎？莫！莫
那樣你的心會更痛

2023年寄自廣州

■馮晏

夢見蘇軾

夢見蘇軾，還有與他合葬一起的父親與兄弟
夢見潛伏，還有洞口，隧道，
夢見一個庭院，他們分別住進自己的白骨。
三個山頭，他們時而如空氣浮游，
透出樹林。對視，聽氧氣在空中凝固一會。
夢見河南平頂山郊縣，
又到達剛告別不久的三蘇園門前，
夢遊，有形無聲，啞劇，
紀念儀式已散，廣慶寺升起一朵禱告的雲。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被蘇軾句子雕刻過，黑色蝌蚪，
腦中氣流，體外靜電。
進入南宋，環視，發音是困難的，
還沒有被無聲、被一塊飛來石喚醒。
清晨，來到我夢裡取暖的還有三蘇祠，
松柏，竹林，古箏，寂靜纏繞，
也有甬道、石柱、石虎、牛羊、石人，
一對雄獅，紅漆大門，朝代的定盤星。
日出滾動著古老荒原，野草，
就像此刻，日出正從窗外跳出樓群。
街道已被清理過積雪，
沒有車轍碾壓發出吱吱聲撞擊玻璃。
虛幻還給真實猶如還給逝去，
夢醒是一種膽怯。
夢見更多逃避，陌生詞語、句子。
又飄回去往蘇軾墓地經過的漫長林蔭路上，
當時左右有同行者交談，意會，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潛入身體，夢，沒有讀音，旋律幽深。

2023年寄自哈爾濱

■饒蕃

醒來

那時，我渴望沉沉睡去
宛如最深沉的海
躲過風暴的侵襲，躲過
船隻破碎
默默摟緊自己，似錨
抱緊海底淤泥
守住心頭微弱的火種
點燃一絲前行勇氣
我醒來，在漆黑的海底
不奢望太陽的光芒
我是發光的物體，去尋覓
一片屬於自己的領地

海上日出

序曲浩大，豐富色彩緩緩展開
隨之以奮身一躍
誕生——
撥醒琴弦的顫音
海浪衝開一天新鮮的殼
海水含著一瀉千里的光
黑夜已遠
帶走冗長的辯論和抒情
帶走真情假意妒火誹謗
帶走不捨放棄失望和渴望
與其說這是一次死亡
我寧願稱它為新生——
這鋪天蓋地的光芒

2023年寄自紐約

■申初

願你的心永遠活著

空氣中的空氣
黑色空間的黑色時間
一只無邊無際的黑麵包
吞下吧
此刻唯一的食物
像另一個自己

誰的心永遠活著
像一片飄逝的雪花
被遺棄者的臉
無遮無攔地散落
如獻晚祭

影 兒

一群奴隸拼命救下奴隸主
屈辱是加倍的毒藥
死神嗤笑這過於急切的召喚
意料中的暴雨再次遲延
逃亡者看著天邊金色霞光
比夢更像一個夢

幾乎要死的人不再屬於自己
目光如子彈掃遍天空
黑夜生出記憶
遺漏的那些故事
一隻毒蟲也渴望相知相惜
看誰呼出最後一口氣

可敬的命運不似路上一陣微風
先別屈從吧
像根鹽柱站立
讓滾燙的火從天傾倒
滾燙的血漸冷卻
讓塵土歸於塵土

■楊子軍

草藥香

每天，對面中藥房
都有絲絲清苦飄出
瀰散我的各個角落
枕頭，衣服，手指
我全身心吸取它
祈求被它浸沒

原本陌生的味道
一經接觸，就愛上
貪婪地呼吸
在藥香裡，我知道
我是安全的
我們都來自山林
共同的成長經歷
不會彼此傷害

伊常常雙肩靠著藥包入睡
——這一刻，我希望自己是伊
理所當然地和相融相斥的草藥
如此親近，或者是藥包
可以和滿身淤青的伊
如此親近

2023.2.19 寄自台山

彷彿上天仁慈

不是每個人都會遇見天使
華美的殿宇安眠在廢墟
瓦片中的瓦片
當咒語通行地面
星辰禁閉
誰還將臉伏於地

2023年寄自紐約

■阿黛

山 水

山水
是我們骨頭縫裡生長出的小草
它在微風裡唱和那些英雄的姓名。
都是些不知名的英雄
山水是他們的姓名。
酒入柔腸
那人海茫茫
彙成無邊無際的秋水。
蛇
如發霉的落葉一樣
盤踞了大地。
一筆一畫
江南的憂鬱向下。
失去聲音的精靈
棲息於記憶裡的煙樹片刻。
它是否曾經和你我一樣狼狽
被信仰過的過去拋棄。

我曾在暗夜裡

我曾在暗夜裡
與一支香煙共眠；
那些星星一樣的眼睛溫暖過
沒有被充分燃燒的
顆粒，
它們成為了我血液裡最不安份
最痛苦的部份。
因為這
我忍受著沒有止境的光陰；
我們都習慣了
如何把往事
和著冰冷的手術刀
一起吞下肚皮；
然後
像謀殺春天一樣
謀殺一座給過你快樂的村莊。
它將永遠
與我的死亡一起成為傳奇。

■ 嚴力

中國新年

與科技發展同步
把歡樂放大再放大
從暗房年代到數碼世紀
只是不斷放大的結果
就變成了虛幻的馬賽克

由此我領悟了
凡事後退一步的忠告
也就是從前行變成返回
從駕車到騎車
從手機到公用電話
曾經的歡樂啊
果然又一次
在我今年寄給你的信封上
貼了張兔年的郵票

冤 枉

人們都反對戰爭
戰爭很冤枉
它說如果沒有人類貪婪權勢的
基因膨脹
哪會有戰爭的持續存在

士兵很冤枉
雙方被逼到牆角
只剩下你死我活
或者投降後不一定能活下來的
選擇

軍火也很冤枉
如果不是高科技的推波助瀾
很多礦石依然在土壤下靜靜地
享受安睡

說到底
被冤枉的
確實難以平反自己

■ 洪君植

水的妙曼

夢裡總見到一個人
從頭淹過腳
這怎麼可能呢
她也非倒立的
淹沒的過程中
水到她豐滿的乳房
停留好一陣
然後很緩慢地
往下流滿

堂 嬭 兒

一年四季農閑時節
母親熬夜養一些豆芽
到市場上賣
鄰家的堂嬭兒
每次來借三五塊
在我的記憶中
從沒有還過錢
母親好像是失憶症患者
從沒讓堂嬭兒還錢
真不知道母親
為什麼再難
一次都沒有向
堂嬭兒伸過手

長 安

西安
伊沙說成
長安後
李白醉酒
也睡得
很安逸

■ 于 中

故 鄉

——離越三十五年有感

別來無恙吧？

除了那您我一樣
感受被威脅到的
新冠

之後

您繼續浴火重生
我繼續自由變老

4/13/2023 寫於休士頓市

早期教育

村裡每家每戶辦紅白喜事時
借來左鄰右舍的碗碟
辦完事兒總是
少十幾二十幾個家把什
後來大家學聰明了
在碗碟下面做記號
有三角形
四角形
菱形
圓形
正方形
橢圓形
這些形形色色的幾何符號
我四歲就看會了

2023 年寄自紐約

■王性初

一次邂逅

驚呼的燈光耀眼
機會的邂逅聲清晰可辨
嫉恨露出溫潤的笑臉
從聚會中升起
盤旋在你我的腦畔

發現是希望的另一種思考
邂逅在仰望自由
將險惡放進遊蕩的眼神

計劃如此忌諱
又如此憂鬱
午夜無法滿足莊嚴的行動

早已註定的滅頂之災
是又一個沒有下文的結局
聚會的過程尚且無功
悻悻的濁酒早已斟滿
邀你共飲

跳框

在地面上畫出許多框框
用單腳跳出普及的遊戲
構建年幼許多美麗的夢想
要啥只需在地上的畫框裡乞

貧窮的奢侈遠比致富容易
榮華富貴是畫框的根基

孩子們用遊戲異想天開
打造一個畫餅充饑的王國
滿足了幼小心靈的白日夢
鯉魚跳龍門稱霸一方結碩果

窮開心是多麼幼稚的天真
在無憂無慮跳框中長大成人

■雷默

卯年閏卯月，與高度 新幕府山古道行

春天又一次催開繁花
誰能阻擋呢
流水淙淙，大江奔湧
青草掩埋了林中落葉
枯樹上，初生的木耳
像一群游弋的蝌蚪

活著！活著！
墳塋上的新土也在呼吸！
抬眼望，藍天和白雲
多麼久遠而又純淨的大地披覆

春之音

聽到喜鵲的歡呼
聽到山鵲的戀歌

習慣了月光下的流水淙淙
誰知池塘裡的蛙聲
在夜的靜謐中
捅破耳朵，敲響心鼓

我已經足夠歡喜了
你要是聽到草長的聲音
花開的聲音
那一定有更大的歡喜

2023.3.29 寄自南京

一個普遍真理至今仍不過時
在框內過日子大家美好相處
恪守遊戲規則玩得心服
一旦逾越底線將全盤皆輸

註：“跳框”，福州方言。普通話叫
“跳格”、“跳房子”等等。是小時候
玩的免費遊戲。

■李斐

醬缸詩：國足

鏡頭下國足個班友
個個看來似猛男
不過上場就腳軟
億萬錢銀打造財神爺
衝撞埋牙好錫身
口口聲聲人眾十四億
一個事實人多未必勝人少
打開世界排名醜死鬼
就在亞洲也是第二流
怎好有臉去見（球王）李惠堂
幸好有個說人話范志毅
沒有被銀紙把腿絆倒
請看賭波假波藥物一條龍
領導大爺加一手又添一腳
高官領隊喜歡搞小動作
那能有隊伍不拉倒
有個錚錚漢子郝海東
找回一點顏色黃面孔
前有姚卓然（香港之寶）
矮小（牛屎）黃志強並拍擋
足球強國英國佬
海軍陸軍成隊如水兵
哪些年來一直被踢倒
怎能不想當年在香港

2022/2/4 日初稿

最近足球王國巴西總統訪華，大讚
中國足球好嘢，不知是攝景還是增興
，拿人嘅手軟吃人嘅口甜，歪理也成
正理。際此世界杯足球剛過，梅西威
震球壇，比利黯然辭世，比之球壇，
馬壇也熱鬧非常，有老馬失途苦吟吟
，泥馬康王笑嘻嘻。不可不記誌也。

2023/4/29 日二稿

■林煥彰

我的，一艘夢的船

奇異的，一個夢
一艘
夢的船，我從未見過
有一晚，我睡著了
它就在一條恆河上出現，
又自動駛向岸邊，我正好
自己一個人，
站在左岸上；

我說，自動
的確是，它是一艘
空空的船；
船上沒有任何乘客，
它還主動對我說，你趕快跳上船
你就是我的主人；

真的，它慢慢靠了岸
鼓勵我跳上船；真的
真好，我就成了它的主人
我也自動學會了開船，
還自願當了船工，從此夜夜
我都開著它，在恆河上
負責接送，我的最愛
貓和狗，和十二生肖
年年，牠們都自動排隊
主動輪流，上我的夢的船來
從鼠開始，誰也沒有插隊；
從此開始，我也夜夜都當了
夢的船工，在恆河上
風和日麗，和牠們做朋友
義務接送牠們，不收牠們
任何分文……

2023.04.04/06:19 九份半半樓

■許露麟

月亮是我的太陽

而
月亮
都在為我的黑夜
而醒著
而
太陽
都在為我的白晝
而睡著
只因
我已把太陽和月亮
相互對調
顛覆成了
一個晝夜
黑白難分
陰陽難解的世界

一個喧嘩的白晝
也就此
因我
而在白晝
睡著
而我
也隨著深睡著
一個靜穆的黑夜
也就此
因我
而在黑夜
醒著
而我
也隨著清醒著

2021-5-10-廈門

■第一閑人

夕陽

西湖麗日頂樓餐廳
進來的人
入座點餐前
都一邊讚
夕陽真美
一邊拍照
只一個孩子問
為什麼大人這時不說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2023.02.13

刪好友

中午陽台上
陽光猛烈
我在簾子後打瞌睡
一陣鈴聲
手機裡傳出
一個熟悉的聲音
我有點吃驚
沒聽清他說什麼
也不及問
怎麼是你
已知是一個夢
記得前些天
聽人說
他判了15年
就刪了他

2023.03.01

■黑馬

本名馬亭華，1977年生，微山湖詩社創辦者，出版詩集《蘇北記》5部，散文詩集《大風》、《鄉土辭典》2部，詩學隨筆《詩是一場艷遇》1部。

春宵引

春天，閉上眼睛也銷魂
山河錦繡，遇見你就是一場雪崩

誰在叫醒春天，生命脈動裡的婉約與至臻
誰把相思安置在一朵桃花裡
一如措手不及的讚美
當思念的閃電——破冰而來

桃花灼灼
我只愛你這一朵
今夜，我是指鹿為馬的霸王
你有三千里江山如畫
我有黑夜中風馳電掣的烏騮寶馬

■顧夢

本名馬洪敏，1980年11月生，微山湖詩社首席社長。著有詩集《顧夢說》、散文集《草木心》。

早春

草木之心，大地之吻，山河兩忘
春的思想，具有獨特性
人文極致，泥土埃塵，扶蘇木本
見縫插針裡生長，皆是春天

不畏乾旱，亦不遮浮雲，燕從南歸
不停的飛往河邊，啄冰弄水
調合新鮮的泥補巢
在枝桠上托舉小小的家

嘯的一聲，飛向萬物生輝的春日
用勤奮讓一首詩的結尾
發出幸福的顫音

■宋朝

本名吳夜，江蘇沛縣人。現居深圳。

泊煙渚

微山湖目前還是旱季，
蓮蓬努力結子。烏鱧忙於繁殖後代

我們討論過的一只木船
泊在楊樹林那邊

買舊船做什麼？貌似杜甫
也有過這樣的晚年

買下一只木船，可以和魚作鄰居
讓水鳥落在艙頂

可以收拾乾淨，掛上燈籠和酒幡
開一家湖上小店

可以什麼也不做，聽雨打艙門
就那樣一直坐到黃昏

總有一些夜晚，什麼魚悄悄上岸
在平原上化作人形

天亮前再返回來，把船弦踩出
一溜稀疏的水紋

一只木船，船頭到船尾
大概十米左右

從船尾到船頭，三月疊著春菜
冬天鋪著碎雪

■張裕亮

微山湖詩社副社長，出版散文集《塵埃若定》1部。

大風吹竹簡的沛縣

這是世界最勁颯的風，只吹三行

往東一萬里 東入海
往西九千億年 入萬仞雪原

一曲《大風歌》，只說三件事：
天、地、人。舉頭無帝君

這是國家意志最剽悍展現——
以古篆滾燙的血表意，以兵戈構圖：
飛揚的雲、國之威、忠誠的猛士

這才是真正鐵打的江山：
漢字、漢語、漢族……

它創造了時間和空間的不朽：
“犯我大漢者雖遠必誅”！

天下歸漢：
拆不掉的骨頭——文化、血統；
億萬年，風吹不散——烙鐵的靈魂

這是我華夏五十六個民族的一員
中華民族最剛烈一面——

它是眾志成城的長江、長城
巍然天宇的崑崙、太行、泰山！
它是神州，九州方圓共一體的撐天柱
砥柱在天地人間！

大風吹竹簡的沛縣
吹亮歌風台上白月亮
這古老宮燈一盞

■李看

原名李芸慧，90後，徐州新沂人。

火焰

我相信所有的火焰
都是一點一點燃燒起來的

比如這一片片的抹茶綠
樹林間的、河灘上的、流水裡的——
都揣著蠢蠢欲動的小火苗

你走過去，離它們越近
就會越迷惑，這些火苗是怎麼藏匿
起來的

當你離開，忍不住遠遠地回過頭
又會驚奇它們
——突然呈現燎原之勢

■ 漠若

現任徽山湖詩社外聯部部長。

七夕：致 TA

在下一封信裡，他說：丟掉了秋天，
香煙和失眠

“可是，我仍然無法減輕玫瑰的悲傷，
像從前，默默無言”

他打來電話：“你愛我嗎？”

答案，“是”和“否”，兩個不同
形狀的詞——學生姐妹似的站立
最近的距離，卻無法讓它們碰撞

日期，縮短 2046

我記得一件事：你讀著《國家地理》
，說：一生必須完成了一次私奔

我們不是先知，我們如同盲人
只是，被鏡子遺棄。失明的鏡子
陌生的鏡子，到現在二十八年
他。仍貧窮

從第三粒鈕扣下來，他確信無疑——
一分離，並非我們的過錯
私奔是他的利爪，他會寫下一百首
詩來讚美

他愛叛逆，愛天空愛植物愛一切開
始的東西

他愛的，不允許約定

第二十九枝玫瑰，要送給節日

“他會聽到我的歌聲嗎”

“他會看到我的舞裙嗎”

我覺得需要修剪一下，剪刀看不清我
的手，指甲和皮膚

午後的陽光，還在臉上彈琴

想跳舞：他會埋怨我把裙子弄髒

我決定站著，等一場暴雨

他說，那些顏色會沖刷了，露出真實
的部份

天熱了，小城的碼頭聚攏著散漫的人
群：商人，販子，酒徒……

他們不會很友好，不會愛，與離別

他愛，第 101 首詩

去采摘玫瑰，為嘴唇和肌膚裹傷

■ 韓木先

筆名林中精靈，高校教師。

離別

一場大雨，沖走了往昔，
一場大雪，凍醒了回憶，

歲月神偷，將你偷來又偷走，
冰天雪地，捎給我漫天暖不了的愁，

你的茶醋煙酒裡，找不到我的閑言片語，
我的柴米油鹽裡，不見了高冷的黑風衣，

你走之後，四季很快白了頭，
你走之後，天上的雪阻斷了地上的河流，

多少次，無數次，
枕著不眠的夜，只為兌換黎明的白。

■ 一辛

原名葉鑫，徽山湖詩社副社長，現就
讀於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

夜行列車

嘟——

一聲長鳴

駛向南方的列車
像一條肚子裡住滿人類的巨龍
搖一搖尾巴便向南方開拔
隔壁車廂的呼嚕聲正在低吟淺唱

旁邊飄落的一聲晚安
闔上了小可愛的眼簾

昨日在地上徘徊的人們
今日又在車上迷離徬徨

熄燈的車廂裡
瀰漫著五湖四海的氣息

窗外的月光下
行道樹爭相往火車的後方奔跑

想要避過那恍亮的車燈

卻都是避之不及

一直行駛在軌道上的列車

依舊有節奏的淺吟著

似乎訴說著什麼

一直往前開著

卻發現無處訴說

只好在轟隆的笛聲中、在月光下低吟著
想通過斷斷續續的笛聲訴說什麼……

■ 王一洋

80 後。

草 塚

這是鄉村唯一的鐘樓
在風車消失，炊煙漸遠的平原
白楊樹林裡鋪滿枯萎的音符
一個草塚解除了村莊的警戒
我對著空豆殼耳語
我想像它在繁盛期裡
那飽滿的小舌頭被平原的秋風愛過
它傷害過的母親，手指皸裂
而那些圓滾滾的豆子砸在她手心
綻開如秋天最後一朵月季
這些僅僅是瞬間的往事
當它和母親的生平被記錄在草塚上
冬天的風雪正在到來的途中
一隻野鴿子沉浸於暖陽
在草塚上發出完美的“咕咕”聲

■高峰

1965年6月生，安徽省肥西縣人。有詩集《水泊壽州》。

豆 莢

一個夏天都光著膀子
處暑的光陰拐角
我需要披上一件衣衫
一件曾經在父親身上汗漬過的
漏洞百出的土布衫

一生只準備一件外套
就像豆莢，青癟的時候簇擁在枝葉間
保守秘密
飽滿了才開口歌唱
以決絕的方式迸裂而出
是為了不被鳥雀啄得千瘡百孔
這是我的倔強
也是無奈中與世界達成的妥協

哦，父親踏著寒霜從地裡回來了
他脫下衣衫掛在南牆上
剛好與我迎風奔跑的身影重疊
我們坐下來，在節氣裡稍息
讓一夜驟冷的秋風拂過額頭

■田原

原名徐夢瓊，1999年9月出生，就讀於江蘇師範大學影視攝影專業，徽山湖詩社藝術總監，現居無錫。

是

是盛夏的梧桐樹
是淡紫色的晚霞
是淺藍色的天空
是慵懶的海邊的傍晚
是蘇蓮托那不勒斯海岸溫柔的陽光
是你坐在陽台
享受吹過你又吹過我的溫溫柔柔的晚風
是雨打濕的車窗

是雨過後青草的清香
是輕掃的古典吉他
是街頭轉角的唱片店
是寬闊的路邊爺爺拉的正好的手風琴
是爬滿爬山虎的古老牆壁
是爺爺手中的舊報紙
是穿著紅色裙子起舞的少女
是平靜又躁動的七月
是有曖昧氣息的暗房間
是順著你的耳垂慢慢親吻
雲淡風輕又暗潮洶湧
是一場輕蔑的交易
是一次承讓的賭博
是一場無聲的殺戮

■嚴先雲

出版小說集《追太陽的女人》。

選 擇

一個長長的夏日，稗草剛露頭
被一隻手拔掉
三稜草還沒笑出聲，也被連根拔起
我多麼熱愛生命啊
稗草大喊大叫
我剛剛看到藍天，多美的藍啊
三稜草懷著極大的恐慌，急切盼望
比恐慌更多的，是
上蒼的憐憫，生的渴望
拔草的女人，聽不見生命的呼喊
拔除該拔除的，結節草
水花生……
呵護稻苗
倒像一個母親，呵護
自己的孩子

■施迎合

著有個人專著兩部。

曉霧裡的山村

山朦朧，水朦朧

朦朧的山水像一幅淡淡的水墨
草葉、莊稼、樹木、小舟
隱藏在薄薄的曉霧裡
倒垂的情影在碧波中搖擺著身姿
驚醒了寂靜的鄉村
黎明濕淋淋的
從天空的搖籃裡深出頭來
望不斷的相思閃著光
輕輕滑過蒼茫的山巒
清晨掀開蓋頭
露出少女般羞澀的面容

■孟楠

1993年出生，江蘇豐縣人，徽山湖詩社成員。

田間謠

1
當風
撲向田野
村莊成一派
汪洋的綠
滾滾牛羊聲
馬踏落日
卷草香

2
就著夜風
飲一杯三七
不讓思念
刺痛胸腹
更不讓回憶咯血
卻發現，它比
你的背影更月光

3
小時候
喜歡用風箏
追逐白雲

快追上時
一陣風

斷了風箏線

後來，找尋它
找了許多年

只知道它在
有炊煙的地方

■章愛君

江蘇沛縣李集小學教師。

父親，清明我看您來了

小草青了又黃，黃了又青
您走後，就再也沒人喊我回家吃飯了
我就成了沒爹的野孩子

大地像橡皮把您擦去
再也找不到您的蹤跡

喊您，用您的乳名
喊您，用您的學名
喊您，用您的綽號
喊您，用一陣緊一陣的雷鳴喊您
——直至把您的耳朵喊聾

爹啊！把您的耳朵喊聾
您就再也聽不到我的哭聲……

■薛梅

筆名初見，山東省濱州市人。

磨刀石

我父親是青灰色的沙岩，粗礪固執
他一生都在尋找一把刀
他磨亮一把，
另一把又鏽跡斑斑
他信奉完美而沒有缺憾的呈現方式
時常陷入沉默與困惑之詞
他掏出身體裡的骨頭和“啾啾”的

磨刀聲

石頭磨光了他的棱椎、刺和尖銳的部份
他從暗湧的水聲裡撈出
一把鐮刀、剪子、斧頭和回聲
在他的摩擦聲中鏽蝕一點點散開
像一匹馬
像瘋狂的鐵蹄翻滾在石板上和殺戮和
踐踏
不知疲倦的奔騰

他縮小了一圈又一圈，
晚年的白內障和帕金森綜合征
他顛巍巍的拿出磨刀石，水花四濺
蘇醒的沙岩和濺起的光——
“再不磨石頭就老了……”
彷彿是它主宰了他的一生……

■北琪

作品入選《2021 天天詩歷》《2020 中國散文詩年選》等選本。

杜鵑湖

每一株杜鵑，都變得生動起來
隱藏多年的願望
述說了一遍又一遍

雨，落下來吧
湖底長出的思念
像岸邊的杜鵑一樣茂盛

我並不期待七九河開
也不奢望，八九雁來
我只是，想湖水乾涸，想沙漠日落，
一直想到
那棵枯樹收起發芽的心思

風一直在唱，唱它的似水流年，唱它的
陰晴圓缺
它只是用了心，而聽歌的人
卻動了情

■譚昌龍

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閃小說專業
委員會會員。

給春天的一封信

埋在土裡的蘿蔔
被叫醒，扒出來
兜在女主人的衣襟裡
在大寒的季節裡
啃了起來

這時科爾沁的雪，開始融化
衙門營子、烏呼仁塔日牙
蒙古包、北大營都開始生動起來
草原黃鸝追逐著
被風吹動的翠柳 鳴唱

抬頭仰望的星空
落在舍力虎水庫冰面上的月光
以及用鐵絲圍成的呼啦圈
玻璃球、洋棒子都是兒時歲月裡
小伙伴們最歡快的時光

此時的我，在寒風中
遙望故鄉的方向
給阿爸、阿媽
和即將到來的辛丑年春天
寫信

●微山湖詩社專輯

■桑克

無所畏懼

以前還怕，突然就不怕了，
也不知為什麼，就像不知為什麼不能
吃辣椒了，不能抽煙或者睡覺了。
花楸結著橙黃的果子，證明秋天
確實提前進攻了，而沒構築防禦工事的人，
啞啞打著噴嚏，還沒來得及從兜中掏出來口罩，
飛沫就飛散了出去，震得肺疼，
震得腦仁兒疼。疼也不怕啊，
因為怕沒用，好像今天中午的雨，
不需要被批准就嘩嘩下著，
或者嘩嘩捶著房屋與地面。
人們驚恐地躲在屋檐下或者窗戶後面，
憐憫或者驕傲於那些在雨中逃竄的人。
事情就是這樣，常識就是這樣，
把這個告訴隔壁工位的同事，能聽進去多少
就算多少吧，在奔湧的長河中。

變化之中的微妙性

論文寫不下去那就
豎起耳朵聽窗外的混合車聲吧，
不想證明耳朵多清白多靈敏，
只想證明它不是一件任人擺佈的大提琴，
不是一件你想揉搓就能揉搓的衛生巾，
甚至降低一個維度去聽輪胎摩擦地面
由於雨水潤滑而產生的奇怪的響聲。
更多的轟轟聲混合在一起彷彿一團裹著
碎石的棉布緊緊貼在耳廓脆弱的防線之中。
那就全體從半空之中墜毀吧，彷彿你是黑鷹，
是正在形成的傳統，是值得體諒的前輩，
是一毛不拔的電視機或者失去回應的椅子。
但是你究竟是誰？或者換一個問題再問，
質疑你的究竟是誰？我突然發覺其中的微妙性，
並不亞於夏秋換季之間的黃昏光線，
大屏幕上某人的表情。

2023年寄自哈爾濱

■沙克

思想者

打出腳邊的淚坑
無助時足夠
做你的海來洄渡
打到身上、草籽上
帶回車裡便是奔跑的海
帶了矢量
游進海裡
便是海的賓語
海會怎麼怎麼對待你
時有思想擊打空地
打出坑窪，肉眼傷痛隱隱
言語全無出處

架橋

春夏轉換
秦淮新河上在架新橋
地面、水面和空中的震動聲響
驚走了鷺、鵲和釣閑的人
夢醒交替
煙雨迷茫的兩岸距離
久久沒有改變
過河的路程將大大縮短
一輛履帶式小鏟車
沿著堤坡，爬上爬下鏟來鏟去
打樁機把強力打進地殼
樟樹帶的水墨中
撲動的畫眉、藍姬鶉不想搬家
布穀飛向山外田野
幾十種鳥雀鳴叫
聽不清對架橋的事表達什麼
可能與水中無魚有關

江蘇 2023 春

■回慧

燃燒

我們一起燃燒
沒有光，也沒有黑夜
沒有飢餓、水
甚至慾望。統統退出
時間中只剩我們，手拉著手一起
盲目地，燃燒
在火焰中，我們
一起在跳格子
彈玻璃球
滾鐵圈
我們一起回到童年
我們又開始無所畏懼
沒有關於安全
與愛的教育
只在乎渾身冒汗
只計較輸贏
只怨恨自己發揮失誤
我們向來如此
莽撞、自負，又輕易
彷彿這是最後一場燃燒
我們無需準備什麼
大義凜然
我們就這樣出生
盲從成長
又毫無防備地燃燒起來
我們該笑這堅強
我們該悲這無序
我們赤膊試煉這燃燒
雖這並不是窄門
我們卻只能埋頭奔赴
如山間奔跑的野驢
繞梁狂奔
吃盡冷風
努力燒透
才得空歡喜

(那樣面對以後才開始這樣面對的危險)

2023年寄自北京

■李雲楓

墓園

從那座陳舊的石橋開始，灰白與淺黃交錯的橋面
延伸進碎石鋪就的，有著巨大白楊的小徑
在路的盡頭，你會看到那堵殘破的石牆
青草從石縫間伸出，手臂呈現出碧綠的光澤
昆蟲的鳴叫使人變得恍惚
你會忘記那條蹲在路邊的巨大黑犬
忘記它的警告，和它用低沈沙啞的聲音讀出的咒語
在一隻蝴蝶飛近你時，墓地突然變得寂靜無聲
風小心翼翼的滑過枝葉，蟬收攏起薄翅
但你的目光卻會完全被那堵石牆吸引
迷失在那些灰黑的，火焰殘留下的陰影中
直到，那個穿白衣的女子慢慢走近

今年將不會再有春天

今年將不會再有春天，綠色因恐懼重新退回地下
只有槍聲，隨雪花游蕩於曠野
而我們聽到的只有模糊的聲音，名字
被彈片撕裂
那些人剛剛死去，眼睛被瘋狂剝盡所有光澤
那些體溫消融於冰冷的凍土
只留下微弱的呻吟，痛苦的穿行於水中
血，浸透整個三月
這是沒有春天的一年，沒有名字、國界
一些人為另一些人哭泣，一些人將另一些人殺
死在異鄉
他們穿過枯草茂密的根系，他們
將烏黑的槍口指向對方的頭顱
然後，在火花迸射的瞬間
揮手告別

2023年寄自北京

■北塔

塔

從大地中，從水中
突然躡出來
一個巨人
在天地之間一站
就使周圍的萬物
在混亂中旋轉的萬物
恢復了秩序
確定了位置

風雲曾在他頭頂盤旋
留下鱗爪後
倉皇逃離
在一百座城市外
依然是無邊的荒野

作為對永恒的虛無的
永恒的抗拒
塔必然要顯現
倒塌後也還是要顯現

它的胸腔裏可以沒有佛骨
它的肚腹裏可以沒有經書
甚至連它嘴巴裡真主的名號
都可以被褫奪

但是，塔
這塊世界的脊梁骨
必將以堅硬甚至僵硬的姿態
挺立在沼澤中、沙漠中
使那些迷途的疲憊的旅人
有一點點方向感

2023年寄自北京

■左右

那些熟悉的 陌生人

小區裡
大街上
常有陌生人
朝我點頭致意
我戴著口罩
他們可能
把我當成了某某
也可能
上輩子認識我
也可能
是我忘記了他們
他們點頭的樣子
非常誠懇
我也微笑
朝他們點頭

即使不認識彼此
有什麼關係呢

吵架

我和身邊的人吵架
不是通過
兩張嘴
而是通過
微信
有時
我們抱著手機
吵上一句，就停了
有時
我們
從天黑吵到天亮

■伊沙

夢 (2060)

走在長安回民街
徐江說他喜歡
各城市的市委禮堂
或者只是這個概念
然後發現了一家
泡饅館
我說那不都是嘛
隨便挑

夢 (2061)

一座住宅樓裡
發現了兩具屍體
住戶們嚇得
都朝樓下跑
我在其中
赤裸上身
來到樓下
母親見了
教育我說：
“情況再緊急
你也不要把自己
搞得這麼狼狽”

夢 (2062)

我在多個女生宿舍
找我妹妹
這個夢因太過明了
睡前我想到
還有三天
就是她的生日

2023年寄自長安

■楊河山

在 G902 高鐵上讀肯尼斯·科克

(2020年9月18日，乘D26送女兒去北京上學，
讀紐約派詩集。兩年之後，乘G902再次去北京送
她，仍然讀這本書，有些詩需要反覆去讀。)

第三號車廂裡的人都是肯尼斯·科克。
(美國詩人，2002年去世)
坐在座位上，肯尼斯·科克望著窗外。
肯尼斯·科克走在火車鐵軌上。
肯尼斯·科克走在一排樹與另一排樹之間。
肯尼斯·科克在沿途小站，
望著火車裡的肯尼斯·科克。
肯尼斯·科克駕駛一輛白色越野車狂奔。
肯尼斯·科克雪地上放牛。
肯尼斯·科克站在紅色拖拉機前大笑。
肯尼斯·科克田野中放火，
肯尼斯·科克在山坡那座墓地中長眠。
肯尼斯·科克拖行李箱上火車，
新的肯尼斯·科克。
肯尼斯·科克坐在我的對面，望著我。
北京火車站，鐘樓奏響東方紅嘹亮的樂曲聲。
世界只有一個詩人肯尼斯·科克。
我合上紐約派詩集，
把肯尼斯·科克裝進雙肩包裡。
走出北京站台，肯尼斯·科克在我的背包中吟哦。

萬聖夜

鬼魅登場狂歡。群魔亂舞，
這是他們的世界。活著就是死了，
死了的已全部滿血復活。
人與幽靈之間，我也想加入這遊行隊伍我不是我，
一個戴著面具的魔幻現實主義
集體表演。活著多麼痛苦，鬼魂看起來其實很美。

2023年寄自哈爾濱

■圖雅

枯葉

陽光依然燦爛
只是被風灌的一點也不暖和
外面的人比之前更少了
一片梧桐葉
像微雕的飛機殘骸
刮擦著地面
卡卡卡的聲音有些刺耳
它是如此的輕
又是如此的重
如一個生命的消逝沒有了光芒
只有隔著樓板和玻璃的哭聲
如樓前焚燒過的
一堆紙錢

無題

最厲害的傳染病是蠢
只要一個蠢貨出現
很快就有很多蠢貨活躍起來
並獲得終身免疫

煉丹

有篇文章標題為：
致敬即將逝去的2022
內容只有一個字：操
也許
口罩戴多了話懶得說了
所有的氣
經過肉體的熔爐煉成一個字
服下去
讓人臉紅
讓人噩夢

2022年12月寄自天津

■世賓

冬 湖

因為孤高
這個湖，把自己抬升到了山頂

雪花撲撲而下
比雪花更加沉默
是埋在雪下的山坡、草木
喘不過氣的樹林裡
偶爾會啪的一聲
發出嘆息

雪窩裡的錦雞
閉目養神，生存的艱難
加深了它
超凡脫俗的信念

湖中的冰，堅硬
晶瑩剔透就像某人的孤獨
冰層底下的湖水
沉默無聲，是它
孕育了魚群、水草
下一個春天

螞 蟻

螞蟻的疆域不大
因為戰爭
它們時常要客死他鄉

更多時候
它們在巢穴不遠處
慌慌張張地追尋著
它們確信的，飄在
空中的食物
這一點有如人類
把虛無當成終生事業

不同的是，螞蟻
知道止步，因為它們深懂

■高潤清

A4

A4 不過一張白
捱不過自由憧憬
人與疫戰拉鋸

無聲的 A4
一場祝融沾滿鮮血
人性的反芻
自由、自由不要恐懼的桎梏

火神山焉能無淚
百變疫毒肆虐
一刀切終究疲懶
億萬人心吶喊

新冠病毒株如昔侵襲
誰能死守長城
惟 A4 喚醒良知在沸騰
桃園

2023 年寄自桃園

虛幻終不長久

正因食物的誘惑
和對虛幻之物的警惕
一塊碎肉，能聚集
眾多的螞蟻；一隻
從草叢經過的青蛙
也能勾起它們的好奇
但它們，絕不會追隨青蛙
一起飛

相反的情況蟻群也存在
工蟻不斷地搬運
食物，抵禦入侵
把一種付出當成宿命
並最終死在奔波的路上

2023 年寄自廣州

■俞昌雄

九曲，九曲

波浪形的樹冠飄浮於晨霧中
遠山是一道謎題。解不開的人
在時間的褶皺裡消散又
聚攏，我從軀殼裡探出頭來
對著半山腰新蓋的寺廟
喊了幾聲，而九曲溪的水呵
正等著紅眼青魚逆流而上

與密林保持同等呼吸的是那些
茶農，路過我，也路過
飛鳥的故鄉。它們淳樸有時又
略顯靜穆，像被刻了字的
崖石，龐大而粗糲
直到峰巒消隱，而九曲溪的水呵
正等著紅眼青魚逆流而上

我在光影的拼接處流淌成一棵
植物，像命運裡預示的那樣
時而搖曳如水草，時而
遒勁如藤蔓，灰暗的，伸展的
大地無非就是這樣忠誠於
自身的廣博，而九曲溪的水呵
正等著紅眼青魚逆流而上

最後一位撐撐的排夫滑入暮色
下游的村落動蕩了起來
風掠屋脊，貼伏的蟲鳴，喊娃聲
連同我那沉沉的從黑暗深處
匍匐而來的心跳，忽遠又忽近
被星辰所牽引，而九曲溪的水呵
正等著紅眼青魚逆流而上

九曲啊九曲，大地無非就是這樣
風捲華衫水向東，唯我無形

2023 年寄自福州

■古松

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
就當我們從未相遇
連剎那的思念也沒有
所有的過去
無非都是錯誤的幻覺
喁喁細語的歲月
在我還沒倒下的一瞬
已成飛絮片片
我乾癟了的口袋裡
曾載滿你多少甜言
多少熱情的擁抱

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就讓一切回憶
隨風而逝
昨日的旖旎溫馨
早已在 WhatsApp 的吶喊中
腸斷
連哭訴著的回眸
也在你踉蹌中溺死
該走的都已走了
模糊的名字
隨昨日匆匆
埋葬在黑色的歲月裏
明天以後
我是我
你是你
連記憶也是

2023 年寄自香港

■老哈

在珍珠家簡餐店 讀誇西莫多

1
太平洋的遼闊
不成問題
新冠疫情的封控
也不成問題
但得一縷陽光
滿滿的都是飽和的愛情

2
看見了陰冷的天空
還有慘白沒有血色的面孔
芸芸眾生
說似螞蟻一般的生命
哪又怎麼樣啊
總得活下去才有希望

3
無須任何的解釋
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計劃更多的超級工程
修建更多的工業基地
把攤子拉的更加波瀾壯闊

4
要大城市要更大的城市
要大農業更大的規模
金山銀山
就是綠水青山
下一盤大棋
發展才是硬道理

5
人潮洶湧哪來的孤獨
只有寂寞在內心的深處
揮之不去
生命中缺失的另一半
已經跨過半個地球

■郭輝

遺忘

刀歸於鞘
此刀說：天下何其大
有太多的不平
吾心小，欲殺難殺
餓鷹自棄於野
此鷹說：食不甘味且飛無
可飛，才是
真正的迷途知返
一根根髮絲
由青而白，然後脫落
髮絲說：誰都
有逃不脫的一場雪
誰都會——
遺有所遺，忘無可忘

2023 年寄自湖南

卻有距離更遠的感覺

6
所有可以解決的事都不是事
你想去的遠方
就在你自己的內心
既深不可測
又遙不可及
卻隨時隨地都與你在一起

7
去任何一個陌生的地方
打背包步行隨便轉悠
想坐下想走想看想吃飯想睡覺
隨心所欲
全世界都去得
自由自在天下神遊

2023.1.10 17:46 於古嘉州

■ 達文

晚詞 1

寂靜中無法休止的旋律
像人體的曲線隨意呼吸
有時候那些形狀變得隱隱約約
而夜空裡塵埃也是無法落定的

晚詞 2

光是夏夜的魂
眩目的聲音

花色深處
濃密的髮絲掩蓋不住
比水更緩的呼吸

晚詞 3

在一個寬敞的花棚下
我們是循環的水沫
釋顯著光線的每一種顏色

在一個無垠的寂靜中
我們是苦旱的火
燃燒不盡日落之後的陰影

晚詞 4

一場戀愛已經是一層蠟燭的痕跡

當創口開始癒合
類似花朵萎縮
夢消逝後更深的睡眠

他始終沒有聽見
一隻杜鵑啄破陶瓷的黎明

■ 李國七

墓誌銘

曾經的大帝們躺在這兒
在神州大地，他們的墓地將是旅遊熱點

那些躺著大帝們的土地，佔地很大
金字塔、皇陵、秦姬陵……
他們曾經勾心鬥角爭奪大位
這些我們自然沒有看到
寫作者戲劇化或激烈化其中細節
他們肯定有過情慾
或多或少有幾位嬪妃
甚至有過最愛的女人或者男人
他們曾經指揮大軍佔據遼闊的土地
到了今天形成一個又一個國家
或大或小導致管理的複雜度

尚未躺下的大帝，不甘心只做符號
復興或者打造強大的帝國
他們用人命與資源撰寫史詩
直到大地賜予他們永恆的安息的確，那個時候
他們已經不能參與任何決策
再豪華的墓陵只剩永久的沉默

裏面，唯有永恆的沉寂
再多的讚禮，或者謾罵
貓頭鷹或者夜間到訪
牛蒡、茴香或者雜草滋長
旅客散去的空隙
醉酒的路人停下來
抽出那玩意兒
事後抖一抖算是打過招呼。

憑藉想象畫圖

我們的族群曾經有人為了理想殉身過
事情發生了，又再次發生
發生多了就不帶任何神話色彩

■ 彭國全

解凍

冰封裡有一個水晶的童話
春想逗逗她玩
那溫馨的蜜語
感化了堅冰
水質形體的童話流出來
一股童真的稚氣
漫開枝頭 樂呵呵的葉綠花紅

3.2.2023 紐約

而彰顯民族愚昧性
或者不是愚昧而是扭曲的基因組合

我們是努力地生活，活到耄耋之年
世世代代為了民族復興與家族壯大
到了 21 世紀依然堅持群體價值觀
很多事我們是做的，然而從來不說
相信只有月光與柴房最清楚

我們把家醜藏匿在樟木箱子裏
美其名齊心對外，一概光鮮亮麗
我們相信祖墳與祖屋
太爺爺在這兒，二爺爺在這兒
終老那一天親戚朋友鄰居們攜帶白銀
還有各種讚美詞匯
五千年來積累的可真不少
然而沒有顧及時代性的轉變與創新

皇爺般的主子還是有的
莫名其妙浴血以後只為了找出主子
作為膜拜、磕頭與效忠的對象
一群新奴穿著緊身胸衣，換上西裝
然而沒有捨棄多年攜帶的奴性
或者某些小眾族群背道而馳
然而注定不能躋身主流

■蘇楷

異體性的主題，要加上減號
所有路過的，都磨砂了橡木地板
或從盧森堡的課堂：密謀，被放棄

成為一種計算尺。模式下，這輛
無形的班車，可以加冕於用途

同樣，在關閉了一座紅門結束
那些引誘中的轉換，為你

選擇反覆的寬敞大道：後幾排
放置的鴨梨，還是要裝運
一個圍欄內的黑板報，立到一邊
像隔膜的交談，但遠超過一面

石頭的圍牆，和沒有表情的雕像

相當於一列僵硬的巡邏隊。而失去
論點。與年齡沒關係：如果

是其它的留名出現在大本營，到底
軀體，吸納了新元素。這期間
並沒有優雅數學家，教學的預案

這很好，沒有圍繞欄杆，還有
獵物的捕獲，在噩夢落下的地方

什麼從鞍袋裡，掙扎。對鬼魂的
不朽：像夜晚致命的主張

也許，朦朧時，可以潛伏一次
變形的石頭不像所有的野獸
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以便在懸崖
改換了歌詞。但意識中的空隙

也有了南腔北調。傳遞一種運輸帶

既沒有偷取的榮耀，陸地，釘子
一樣彎曲，水晶器皿並沒組成
輪子。脆弱的真實，都不是

在平面的魔術師，奇異的光澤
形形色色：然而內心的宮殿
融入了眾神，像雪山上的鳥群

近似於瘋狂，即使，遙遠的圍困

或從盧森堡的課堂

夜玻璃

■張朴

城牆的刺青

刺青過後

彈孔已停止痛楚
近代完成的一次刺青
城牆跑往各個方向
最後不規則地重回起點
籠子打開，無數橘色鴿子
張翼飛得不高
靜止在重臨的鐘聲
陽光從歐洲大陸傾斜過來

蒙太奇的帝國

權力的遊戲曾登上城樓
製作那想像的帝國
城牆與蒙太奇對著落日空杯
吻別於不同折射角度
亞得里亞海像個傾國美人
來到炮口前側身半躺
以雞尾酒取代烈酒
為這個下午述說她的那些事

大街的婚禮

大街見證過多少婚紗
漫過青春的子午線
她也長長地拖著一襲
從中世紀走向教堂
但婚禮完成何期？
多少次提著撕破的紗裙
沿街叫喊走失的孩子
熾熱的淚水一行行流向天空
那是許多對眼睛

帽子城牆

那頂灰蒙蒙的帽子反轉
好像也築起了城牆
美元、歐元和克羅地亞庫納

■林啟

夜無雨

夜無雨
樓外何處
水滴聲聲落
經夜未止
人無語
心內何物
點滴聲聲落

米蘭大教堂燭光

點亮燭光
受難像前
輕晃搖曳
默思而感

燭身漸短
餘生猶然
信仰之火
久傳長明*

2012年10月寫於米蘭
2023年2月修改於多倫多

*舊燭未熄，新燭已燃。代代信
徒類似。

也像各國遊客般熱鬧
小丑把不同顏色的膠棒
拋擲成垂直的輪盤
幾番上落替換後
這次以英語鞠躬吸引注意

註：Netflix熱門劇集《權力的遊
戲》拍攝於杜布羅夫尼克，該古城
經歷多次戰爭洗禮，最近一次在
1991年遭到南斯拉夫軍隊圍城。

■輕鳴

猴兒崽子

一下蹦到鵝身上
發令頓挫鏗鏘：
鵝！鵝！鵝！曲項向天一唱一讚一歌！
鵝費力地擠出十個字，字字無力：
負重氣難喘，更別提高歌

靜謐潛入深山

收集四散的野趣
巨大的枯樹猛然咳嗽
響如恐龍的鼾鼻
激蕩空谷
三色旗的驚魂和帝國旌幡的落魄
狂風中耀武，寒潮滾滾
情傷斑斑的晚秋不由震顫
將周身霜露遍染的清冷抖落
在白樺咄咄的注視下
在野牛錚錚的眼神中
修辭歧路的多義
隱喻未來的絕望
腳步由追憶的旋律變為痛感的節奏
情緒破裂碎成難解的殘句斷章
荒原的蒼涼、淒厲的嚎叫
還有那老人與海的沈鬱
混凝築起廢墟內屹立的奠基石、紀念碑、凱旋門
田園英雄命運悲愴交響
黑白、陰陽、明暗、東西、粒子對撞
撞出火花般的靈感、渾然的新知
荷馬、馬可波羅、馬爾薩斯、大小仲馬、馬克思、馬奈、馬斯克
司馬遷、司馬昭、馬屁精、弼馬溫、馬虎眼……
從時間的縫隙快速穿過
Do-Re-Mi
蘋果歌唱
覺醒，We
Chat，開始 AI 的交流

■煙村

天堂最近

春天走了，夏日還在
針葉林常綠的憂鬱還在
秋天退去，長冬會來
白雪花致命的溫柔會來
如果黑夜的淚水雨滴裡滾動
清晨的微笑就搬動了清脆的鳥啼
大洋很大，大得思念背上重負
大洲很小，小到懷揣的一張借據
不用借的黃土在哪裡都是黃的
西半球的日出轉動東半球的星光
聖勞倫斯河給出的藍
橫向縱向打開渺遠
如果一種鄉愁聚結曠世的力度
天空之外的飛翔，就具備了風的弧度
雲的厚度，霞彩的亮度
如果金雀花的高度是存在的奇跡
琥珀做的翅膀近了
水晶做的心，也就距
一莖荷香搖晃的天堂最近

起夜

雪白的牆上
靜臥著一隻灰色的小蛾子
我用柔軟的衛生紙
把它輕輕地摀死
丟入馬桶沖走
心中默念
但願你能轉世為美麗的蝴蝶
我會將你永久收藏
阿彌陀佛
回床，內疚了一會兒
昏然睡去
空中，一隻盤旋的禿鷹猛然俯衝
將我抓起，利爪深入我的肌膚

■徐澄泉

大寒記

北方冰雪瀟天，不寒也寒
南方的大寒，只是一個概念
神在高處不勝寒，凍成冰
冰在低處遇到人，淚花點點

瘦子有單衣，瑟瑟發抖
胖子有裘裝，熱氣騰騰
走在不同季節的兩個人
共同預訂了一個春天

孤雁

雁陣排成的省略號
在一張白紙上寫詩
一個編輯舉起槍
刪去了所有字符
只剩一個小圓點
發表在空曠的版面上

倖存的孤雁苟活人間
尋找人類中的同伴

烏雲

烏雲的不祥之兆
仿若烏鴉的傳染性
一傳十，十傳百
百傳千，千傳萬
所有的臉色越來越黑
只有一個求雨的老者
不把烏雲當烏雲
雙膝向神山跪下去
他比烏雲更厚重的額頭
亮了一下
一隻蒼鷹驚飛起
掠過山巔

2022年寄自四川

■蘇拉

冥想的玫瑰

進入巨大的花萼時
雨正落下
地上滴著動人的光圈
鏡子爭吵著風
我滑行 花瓣斜面
風速點燃雙手
雙手觸摸河流
河底光滑卵石
變矮的樹影
隱約回聲
時間 故事
像點燃乾燥的報紙
香氣裡向中心蜷起
在空中沈浮
一朵帶露的火焰
飽含明亮氣流
構思著自身純粹邊緣
靜謐裡斜逸一枝

鏡 夜

潛入黑暗的鏡子。潛入
它血液的波動，當溫馴的夜跪下，
如同一隻羔羊的獻祭。

潛入風的陰影，
凌亂的，夜的回聲：
葉子般的銀魚，在回轉，逃離，

滑入深綠的潮水，
雨後，眼神般
氤氳的森林。夜空垂蕩的心跳般
閃爍的果實；大南十字星座。

■夏子

飲者九行

夜燈已醉在街角
惺忪矮牆扶不穩我喝高的影子
醞酏的浮雕拉起皮影

因為流離
我痛飲你的九行
和許多被夢搖落的樂句

既已杖此走過闌靜荒原
等長夜度盡這曲微茫，再斟一碗
文火慢焙的醒

2023 年北加

讓洶湧的獵人的海浪
將降落中，為潮濕的藍
所暈開的煙花，
一一化作
細小，閃著熒光的魚骨，
在退潮的淺灘，在存在的深處。

時間在猶豫。
在那些顫動的光點之上，
那些環形的虛無，輕輕托起我們，
傷害我們。

遠方如此柔和，像某種霧狀的回憶：
他走進交錯的光影，為女人
脫下滴水的裙子。

2022 年紐約

疫情防控
逐漸放開
返校第一天
學校
還是要求大家
戴口罩
老師
戴口罩上課
我們班的同學
幾乎都不戴口罩
地理老師走進來
問道
你們怎麼
都不戴口罩
我們回答
因為我們
不害怕
老師說
既然你們都不戴
那我也不戴了
邊說
邊把口罩
摘了下來

地理老師
在課上
講近代西方的科技
領先世界
但中國人卻很少
在這方面
作出巨大貢獻
她希望我們
將來有一天
也可以為國家
作出貢獻
一個同學
在下面說
可是
我們是
文科生
老師說
那你們就在
思想領域上
作出貢獻
促進他們的
思想解放

■游若昕

像大海一樣自由地呼吸

思想

■羅馬蘭

雞蛋頌

一刀劃開，蛋裂為
兩半，無血的
傷口
破開了天地

蛋黃散落於案
點，線，面
我們必須面對殘局
子見南

三分之一的夜
蠕動，伸腰
蛋黃復歸於蛋白的空間

從蛋的中心
裂縫處，花兒升至
平面

蛋成為雞

2015/1/4

那時候

那時候的馬路上，人們舉著熟透的陽光，呼嘯而過
姐妹們血肉模糊，開窗痛飲
一夜春宵勝過千百次思想

那時候的敵人只能是你自己，
自絕於“自己”，春夏之交，盡可能
想像情愛，無窮盡想像竹子、佳餚、
政治

那時候的秋天，官府殺人不找借口
人們有底氣叫喊人生虛無，天地空洞
無所謂桃花杏花還是櫻花，姑娘就美

■依雯

多年以後

默哀 無聲
夜空一片漆黑
閃爍的星星
陪伴著寂寞
呷一小口黑咖啡
湧上心頭的苦澀
聯想到天堂的您們
您們還好嗎？
回首走過的那段日子
既熟悉又陌生
擦肩的過客
漂泊的背影
卻無法記起
朦朧顯現著一張笑臉
也許
多年以後
後來又後來
世事無常
人心莫測
百年過後
會不會再度是個多事的秋

2023/2/20

那時候小人與偉人互為一體，大奸大惡，大善大德
天高皇后遠，隔山可以打牛
不存在五丁包狗不理包慶豐包子鋪，
統稱饅頭

那時候天涯如比鄰，隨生隨死
超玄理論和鐵線蓮的遺傳密碼，黑洞
的光譜，皆為不證自明，不分年齡的
火焰。

2012年初 2022年初

■思鄉

飛轉的車輪

與地面摩擦
旋轉著領略了沿途風景
表面花紋同歲月抗衡
把滄桑當作一種財富
滾動中，在時光裡積澱能量
讓生命有了厚度
與大地親密接觸
鑄造前行的動力
表面紋路多了參差不齊
那是華麗飛馳時成就的
循環往復

靜夜

孤燈相映的夜
是詩人們奮戰的地方
用詞句修築工事
澆注上發自內心的血汗
當淚花飛濺起詩意時
身軀已倒向夢的邊緣

或許只有時間
可以承受得起這份能量
還有一份愛的純粹，持守暗夜
此刻，我卻不自覺
望向微弱的燈光，靜候黎明

2023 寄自 波士頓

■項美靜

別了，壬寅之虎

一、

霜降的日子
寒冷的時間喚醒冬雪
冰鑄的劍，封喉

棉簽在舌根塗劃死亡之符
黑瞳深底黃皮膚的碎屑
在苦刑中掙扎

倖存的顫慄震醒了靜寂
空靈，雨的低吟
在悲涼與淒美的空氣中迴蕩

酒杯中的金虎珀
遊魂的磷火
帶著電子鏢鏢在菊瓣上閃爍

二、

白是冬季的一件斗篷
把血漬，腥味，漂成銀光的塚

雲的烏袍，王的衣裳
霓虹的紗幔朦朧了黑暗
街燈不再搖滾
和諧，秩序，帝國的框架

蝶變，夜騷動之美
蝙蝠的辯白

三、

無月之夜，繁星亮黑眸於光
烏鴉閉了嘴

真寂靜呀
當心生寂靜的瞬間
螻蟻卻開口說話

我是雪夜大雨滂沱的人
點點滴滴
濕了北國，淚了江南

四、

風的長調和著雨的短板
羊群，鞭子
草是生存的底色

老皇曆上死了三年的那些日子
竟然還在口單裡喘氣
清零與共存在鋸齒間滲血
日復一日，是纏繞傷口的繃帶

冷月下越獄的靈魂
將預言隱匿
冬的崖壁，那刀刻的印記
是被思想勒索的傷痕

夢的屍骸碎化成蓮
水鏡深底扭曲的影子
是時間的疤痕

沉默，是這個時代的啞語

五、

貓沾了口罩的心思
深邃的暗夜
看著菊瓣上隱晦的象形符號，說
從蒼天肺裡咳出的那團棉絮
會在冬季的胸前開出白花

所有飄舞的終飄落
一片屬於誰的雪花向晚
對虛空擎起白幡

在這陰冷的冬日
你是否也想和我一樣
溫一壺雪，清胸中的濁

與雪花對視
醒來，已在天外，雲之上

■梁楓

決策機制

一個人，挑水，喂鳥
獨自尋歡，受難
無語上高樓，或斷頭台

兩個人，從相見歡到兩生厭
擲骰子比大小，掰腕子分高下
起初月下對酌，終成了清風中棋局殘破

三個人，苦苦追問的不是
誰人堪為吾師？重要的是爭取——
那個立場模糊的騎牆者
手中攥緊籌碼，見風使舵的人

輸贏將取決於，本想做壁上觀
卻稀里糊塗充當了裁判的，第三人

2021.7.3 波士頓

枕頭之謎

世上最奢華的酒店裡，藏著
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題
那些枕頭，為何總是太軟，太輕
一只太低，兩只太高
我們失眠的頭顱，日夜輾轉在
毫無支撐力的枕上，夢裡一腳踩空
環顧左右，一群同樣虛胖的枕頭
垂手侍立，急於討人歡心卻不得要領

當全世界的枕頭，只剩下一種顏色
空空的白，漂洗掉個性的白
有些還被拿捏成奇怪的形狀
圓筒形，虛情假意的心形
形式上的努力，到頭來於事無補
像某些尷尬的命運——
低也不就，高也不成
哪怕是繡了花的枕頭，也同樣
中看不中用

2021.7.2 波士頓

翻新了
廟，秀麗
破碎的柱片乾脆地框住
七百五十年定格的影

沾滿蛾黃的灰
慢慢褪去
慢慢褪去
一個不如重棗的金面

不知道
飄著一縷鬚
俗意的蓋著
莊然捧起什麼刀與枝節

一個守衛
就站那
猙獰了又猙獰
順著門閣上又開

直到山抵出一點光芒
侵蝕了一根，兩根
印進寧靜的是
臂甲的凸痕

一個從烈火中抬出超脫的魂
切齒著自己的泥
看忠義滴落
閃爍磨滅的斑駁

安庇佑哉？
吉利神通否？
斷指，握不穩刀
似照映的面具都遮不住遺餘

每次在窯洞的邊緣
漢，蒙或滿
無論冠上將巾，襍頭還是文袍
眺望著
怒目的中央

2023年寄自亞利桑那

■胡
珈
誠

泥
像

最後的心願 Letzter Wille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作

◎岩子 譯

那樣死去，
像我目睹他死去的那個樣子——，
那位曾將閃電和目光莊嚴而神聖地
投向我黑暗青春的朋友：
——肆意而深沉，
衝鋒陷陣的舞蹈家——，
最痛快的戰士，
最沉重的勝利者，
一個站在自己的命運之上的命運，
堅韌、沉思、高瞻遠矚——，
為他取得的勝利而戰慄，
為他捨身成仁而歡呼——：
一邊指揮，一邊死去，
——他發出進攻的號令……
那樣死去，
像我目睹他死去的那個樣子：
征服，摧毀……

戰士的歸宿

◎朱良

印象中，無論是“遺願”還是“遺囑”，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壯志未酬”型，例如南宋詩人陸游的“家祭無忘告乃翁”，其中“但悲不見九州同”的“愛國情懷”，當得上“浩氣長存”；另有“告誡囑托”型，則以現代文豪魯迅先生的“七條遺囑”為實例，其中對後輩人的“殷殷囑托”、“寄語情深”，無不撼人心旌……

至於蜚聲世界的哲學家兼詩人尼采，其“最後的心願”，全然不在上述之列。他所“要”的，竟然是怎麼個“死法”，且以“曾將閃電和目光莊嚴而神聖地投向我黑暗青春的朋友”為榜樣——

為什麼是“黑暗青春”？以至於會讓一個人產生對於“死亡形式”無端的痴迷？這些暫且不論。還是和詩人一道觀

賞他的“朋友”，這位馳騁疆場的“戰士”形象吧！

作為藝術品位極高的尼采，他的所見，既不是“一劍之任”的擔當，也不是“一馬當先”的英勇，反倒是“衝鋒陷陣”的“舞蹈家”！真可謂“出奇制勝”——

可以想見，那是怎樣一個“閃展騰挪”、“進退有度”，視沙場為舞台的戰士！

“肆意而深沉”；“最痛快”與“最沉重”。就這樣以截然相反、兩相對立的表述，傳達出“鏖戰猶酣”的極致興奮與“勝利”代價的不堪重負。

“一個站在自己的命運之上的命運”——

完成“自我超越”後的“超人”，開始佔據人生至高點……

他以至高無上的姿態——“堅韌、沉思、高瞻遠矚”——

“為他取得的勝利而戰慄”，“為他捨身成仁而歡呼”——

直到“瀕臨死亡”，他還在“發出進攻的號令”……

一個從不“仰望星空”的“超人”，他的人生意義就在“此岸”——不要“苟活”，只要“事業”，哪怕是“生死予奪”的“戰場”……

要像“他那樣死去”。堅定的信念，誠如詩人的意喻，“就像從陰暗的山後升起的晨曦，熱烈而強壯”——“征服，摧毀”……

阿什貝利詩選 3

◎戴珏

季節性 Seasonal

延長的季節是什麼意思，
環繞一個單音的暈珥？
投射在螢幕上的直率文字
是我們想說的，不是我們寫下的。

環繞一個單音的暈珥
令人仰視。小心的呼哨
是我們想說的，不是我們寫下的。
而一位說謊的作者知道

的令人仰視。小心的呼哨
鬆開一個尋求已久的定義。
而一位說謊的作者知道
的是快意，因損耗而備受敬異。

鬆開一個尋求已久的定義：
延長的季節是什麼意思？
因損耗而備受敬異的快意
是投射在螢幕上的直率文字？

1992

醒著的沉睡者 Sleepers Awake

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的時候是睡著了的。
喬伊斯在《尤利西斯》的遊宕章節期間睡著了。
荷馬在《伊利昂記》的大部分時間裡犯困，偶爾睡著了；不過他寫《俄底修斯紀》的時候是醒著的。
普魯斯特在《女囚》中一路打呼嚕，大批讀者跟在後面。
梅爾維爾在《白鯨》裡大部分時間睡著掌舵。
菲茨傑拉德在《夜色溫柔》中一直在睡，這大概也不奇怪。
不過曼在《魔山》的山坡上入睡則很不尋常——他還真寫出來了，這就更不尋常。
卡夫卡，當然從來不睡，甚至在法定假期或不寫的時候。
沒人知道太多喬治·艾略特的寫作習慣——我猜她會睡幾分鐘，醒來，寫一點，然後突然又回頭再睡。
路·華萊士在《賓虛》的馬車比賽期間不可思議地打瞌睡。
艾米莉·狄金森睡在安姆赫斯特鎮她那冰冷、狹窄的床上。

她醒來的時候，窗玻璃上就會有傑克·弗羅斯特^①刻下的一首新詩；外面，玻璃葉子鳴響。

忠厚的老沃特^②寫東西的時候打呼嚕，而且像我們很多人一樣，堅持說沒那事。

毛姆在里維艾拉^③打呼嚕。

阿嘉莎·克莉絲蒂睡得嬌美，像女人睡覺，所以她的小說像茶點三明治——大都給人以美感。

我在無可避免的時候睡覺；我的寫作與睡眠不斷改進。

我還有其他事要說，但不會耽擱你們很久。

千萬別跟一位作者上船出去——在水上他們不知道怎麼說。鳥兒原來是差勁的模範。

哲學家應該被轟出去，但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別去試。

奴隸原來是不錯的僕人。

刷牙未必總能改善外表。

把乾淨的破舊衣服收藏在舊枕頭套裡。

狗要等它吠了才喂。

把茶葉沖進馬桶，咖啡渣沖進洗臉盆。

小心匿名信——可能是你在無言的睡眠內爆中寫的。

1995

①帶來霜凍的精靈。

②指惠特曼。

③法國東南部、摩納哥及義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區，有很多度假勝地。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
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來人間寫詩的外星人

◎君兒

——評游若昕詩集《冠軍》

記得那是 2017 年 5 月，新詩典在重慶舉辦詩會，有一場是在湖畔進行的，這個詩會上有兩顆耀眼的小詩星，驚瞎了眾詩人的眼，她們一個是游若昕，一個是江睿，一個是 2006 年出生，一個是 2007 年。她們和成年詩人同場 PK，標準一致——流的後現代詩。11 歲的小姑娘游若昕無論入詩角度還是表達的內容，都超乎尋常，驚掉人下巴，連勝幾場，終獲季軍（冠軍沈浩波、亞軍韓東）。感人的一幕出現在詩會頒獎時，80 歲的老詩人、現已去世的任洪淵先生為游若昕頒發季軍獎品，詩的薪火相傳，讓在場見證的我久久地激動感懷，我想大家當時的心情應該是一樣的。

詩會後，我寫過一篇側記，此處，把它翻找出來，當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小若昕和小江睿，兩個小姑娘成為此次詩會的‘亮點’，若昕的詩視角奇幻，一般成人連想都想不到，別說寫成詩了。我聽見一路上詩人們高評著若昕的詩：如果說《虛驚一場》是寫實的，那《黑森林》又充滿了奇想，而《廣場舞》捕捉和刻畫‘事實的詩意’如此高妙，簡直讓人拍手叫絕。江睿前一天晚上朗誦的《不一樣》已經讓在座詩人們震驚，並出現不小的認識上的分歧，伊沙的觀點是雖然推的是孩子，但取詩的標準是成人的，是沒有年齡豁免權的，有詩人則對推薦兒童詩人持懷疑態度，也許是對‘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印象太深，總覺得小姑娘們當不起這麼天才般地一次次展示與亮相。但是，真的大未必佳嗎，我們親眼見證了若昕從小學一年級參加江油詩會，到一路跟隨新詩典上到六年級，詩越寫越純粹，越寫越神出鬼沒，這分明是在跑步成長啊，甚至讓我們這些年紀已經一籬筐者，有自嘆弗如的羞愧感。”

正如前文所說，若昕最早在大家面前亮相是在四川江油，2014 年，若昕的父親帶著女兒一同參會，那時的若昕才剛剛 8 歲，一個漂亮、靦腆的小姑娘，滿

身仙氣，愛和 1969 年出生比她大好幾圈的詩人蔣濤玩，並稱他“濤哥”，兩個“天真未泯”一大一小的詩人，他們都是“外星人”，橫空出世，來人間做詩。若昕在一首詩中寫道：“一生當中／我最開心的事是／讀詩／是跟爸爸讀詩／讀好玩的詩／讀無所謂的詩”，這首詩寫於 2013 年，推算起來，若昕當時只有 7 歲，詩二代已經被培養出來。在伊沙主持的《新世紀詩典》，游家可能是第一個全家皆詩人皆上典的家庭，可見家庭、父母影響之重要，因為爸爸愛詩讀詩寫詩，幼小的孩子從小耳濡目染，詩的種子早早種在了心田，只待它如新生的樹苗，破土而出，茁壯成長，長成那片神秘莫測的《黑森林》——

在大家的
掌聲中
一個人
走了進去
不知過了
幾千年
幾萬年
這個人
再也沒有
走出來

這首詩，不知道小作者是在什麼情境下創作出來的，詩中充滿了神秘與荒誕感，正像若昕自己在一首詩中透露的：“這個世界上／誰最懂我呢／我連我自己／都搞不懂／怎麼可能／還有人會懂我／而且是最懂我”，這似乎道出了詩創作的某些真諦和秘密，那是出神瞬間的信筆一揮，還是心有靈犀的天人感應，就像法國天才詩人蘭波，17 歲就創作出了代表作《醉舟》，甚至標記了一代詩人。一旦詩人掌握了這種能力，那些神奇的詩句彷彿就帶著某種原生的神秘力量湧流而出，將一瞬定格為永恆，讓同行只有吃驚的份，無法再現與模仿。

我是精子
在媽媽的肚子裡
和別的精子們賽跑
我奮力奔跑
第一個
到達終點
成了冠軍
如果我不跑
快點
如果我不是
冠軍
這世上
就沒有我了

——游若昕《冠軍》

若昕超乎尋常的想像力並非是空穴來風，相反，她捕捉“事實的詩意”的功夫簡直了得，比如這部詩集中那首拿來作為書名的詩《冠軍》，9 歲的小女孩如此精靈古怪，知道自己是和別的精子賽跑的勝利者，世上才因此有了一個“我”，“我”必須是比賽冠軍才能贏得出生權——生而為人的權利，全部都是事實，又全部來自於小腦袋瓜裡驚人的想像。這正是詩人來到世間的神秘任務吧：想像、見證、思考、說出與命名。從此，我們知道，世間還有一種不發生在光天化日下的比賽與競爭，那就是生殖（孕育權）競爭，而所有來到世間的我，無一不是冠軍、勝利者，因為如果輸了，就被自然地取消了資格，焉可不珍惜，這是小小若昕為我們爭得的榮譽，一個冠軍。想想吧，每個人都曾是自帶冠軍榮譽出生的孩子，人生美好，因而世間當美好，這是一個多麼鼓舞人心的設定。

排路隊時
一縷陽光
飄到了
我的頭上
誰也不知道
我忽然覺得
我的身子
很暖和
摸了一下頭髮
一把抓住了

那縷陽光

——游若昕《春天》

不得不說，孩子的發現讓人叫絕，至少對於我來說，寫詩多年，就從未想到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寫陽光與春天，它居然是可以抓在手裡的“那縷陽光”，一下子春光明媚，籠罩萬物，世界一片溫暖與明亮。小詩人抓住的這縷陽光，不是別的，正是詩與詩意本身，這可能就是天才詩人與詩意天成最真實的見證，一種雙重見證，天才發見詩意，而我們見證天才。記得幾年前我在編一本女性詩選撰寫序言時，也說過，“而最讓人振奮的成就，可能便是一代00後、10後的崛起，像游若昕、茗芝、姜二嫵、姜馨賀、江睿、紫伊、張心馨、海菁等一批小詩人，她們差不多就是在新詩典氛圍下，開始了她們的詩寫作歷程，有時這個過程也可能倒過來，孩子帶動了成人的詩寫，她們年齡雖小，卻出手不凡，讀之讓人鼓舞和欣慰。所以這本詩選，讓她們站在了頭排，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正在上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但作為真正的詩人，我以為上述小詩人們是其中值得驕傲的那一部分絕對的少數。”

一遍遍翻開若昕詩集《冠軍》，這樣的發現幾乎處處可見，那是一個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的原因與證據，也是詩得以誕生的源泉吧。而這發現因為迥異、獨特，因為絕無僅有而顯得如此珍貴，特別是對於如此年少的詩人來說，難道整個世界不應該保護他們的天才與感覺嗎？而不是想辦法將其泯滅。“梵高不是自殺／而是把手槍／當成畫筆／在自己的胸膛／作畫（《梵高（一）》）”，“每個人／出生前／都是外星人（《外星人》）”，“爸爸今年9歲／因為他是從我出生時／才開始當爸爸的（《爸爸9歲》）”。閱讀然後發現，感知而後說出，未被知識與時光流逝磨去的那部分於是成了詩。

傳統的教育體制，傳統的語文教學，現代詩這一塊差不多是缺失的，遑論後現代口語詩，老師和學生對詩的審美認知估計還停留在古典詩或者以修辭與陳

舊的真善美抒情見長的新詩範疇，所以，如若昕這般鳳毛麟角會寫後現代口語詩的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其才能的不被學校或考試認可，不被老師與同學們理解，可想而知。“我寫過的詩中／有不少／是從／老師批改認為／寫得不好／的作文裡／撿回來的（《撿回來的詩》）”，一個會撿詩的少年（少女），就生活在我們中間，但沒人會把它當作教育成果，如今也沒有任何一所學校會錄取一個會寫詩的少年或青年吧。詩是從生活的縫隙、陽光的縫隙、人生的縫隙撿拾而來，是從教育工作者認為不好的作文裡撿拾而來，有心才能得，有發現才能撿到，有慧識與真知才能說出與寫出，而若昕正是這樣的一個少年（少女），大概很快就要成長為青年了吧。時光真快啊。

她於不經意間譏諷的人、事，父母也好，學校也好，社會也好，發人深省，使讀者不禁思考那些最正常的思維與社會慣常的做法背後，所體現出的意義與價值——是否有不合理、不正常與違背人性（孩子的人性難道不是人性不更需要呵護嗎）之處。“我彈琴得了／銅獎／爸爸問我／金獎是誰／我考試／考了90分／爸爸問我／100分是誰（《等級》）”，“我們班／裝了監控／一開始／很多人／都都不自在／現在／我們一進班級／就會對著／監控敬禮／嘴裡說／胡老師好／或／鄭老師好（《監控》）”。孩子已經很優秀了，但是我們這些做家長的人，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如詩中所寫，不自覺地對比攀比然後問孩子：金獎是誰，100分是誰，彷彿這樣就能激勵孩子向更高的目標看齊，豈不知無意間已經打擊或者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而教室裡的監控，這在過去不存在“異物”，無所不在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或許確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終歸改變了正常的生活，或者說在原本正常的生活裡加入了一些什麼，至少使孩子們學會了向監控問候，那情景竟然讓我想到了《一九八四》。若昕詩集中還有一首《疑惑》，也寫到了類似的情境，讀之使人反思。

昨天下午
我第一次出門
小區旁邊的籃球場
空無一人
幾個口罩
對著
已經沒有
球框的籃板
投籃

——游若昕《疫中》

在這樣的詩面前，有哪一位成年詩人會覺得自己一定能寫得過這些少年組、青年組的詩人嗎？只是寥寥幾行，一幅疫年圖已經呼之欲出，三年大疫的質感隔著紙頁傳遞出來，慢鏡頭一樣掃過空無一人的籃球場，掃過沒有球框的籃板，轉化成一個生動的特寫符號——幾個口罩在投籃！

2023.1 於天津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新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輪回》 前方， 奧秘更深更遠

◎江嵐

首先要祝賀饒蕾的新書出版，也借這個機會向大家問好！今天的主角，這本詩集的作者饒蕾，和我是鄰居。但在讀到她的詩的時候，我並不認識她。我剛搬到紐約州沒多久的某一天，偶然間聽一個朋友說，在這個小地方的華人社區裡，有一個很喜歡寫詩的人。我當時只是哦了一聲，並不太以為然。因為這位朋友是個典型的文青，偏愛詩。他自己寫不出來，就特別關注能寫的人。久而久之會拿一些他的朋友圈裡的人寫的詩給我看，讓我幫“點評”。那些文字絕大部分是根本無法“點評”的。比如，寫了七言四句，作者就認為他寫的是“絕句”，押著仄聲韻，基本的粘對規則也看不到，你怎麼點評呢？

自從網絡文學開始風靡起來，寫詩，或者把自己叫做詩人的人太多了。而詩，不論用世界上哪一種語言來寫，也不管是古代還是當代，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它形式上的短小，不是斷裂的，破碎的，簡單堆砌的不知所云，而是精煉文字的成果。在一個受體式限制的篇幅容量裡，一個作者在最低限度，要能夠用文字的美感，呈現出了客觀世界的詩意，這些文字才能夠被叫做“詩”。過了一陣子，這個熱心的朋友把饒蕾的詩拿給我。當時看的是哪幾首已經不記得，只是印象很深，覺得這些的確是可以被稱為“詩”的詩。所以我就請這位朋友幫介紹，認識了饒蕾，也看到了更多她的作品。

在和她交流的過程當中，關於創作，她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這些詩不是我寫出來的，是這些句子自己跳出來的”。這句話所傳達的信息是，從一個創作者的角度來看，饒蕾這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世界有種先天的敏銳直覺，同時也具有將這種直覺轉換成詩語言的基本文字功底，也就是說，她具有一些寫詩的天賦。

詩究竟是什麼呢？《毛詩》大序裡一開篇就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人心裡有了“志”，化成語言的形式就成為“詩”了。那麼“志”又是什麼呢？先秦時代的人們對“志”這個字的理解比較狹窄，專指治國平天下，專指政治上的理想、志向、懷抱。到唐代，經學家孔穎達說：“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在孔穎達看來，“情”和“志”是一體的，“志”裡原本有“情”，“情”裡面也不缺乏“志”。詩是人的思想、情感和意願，是人的整個心靈世界借助語言的綜合呈現。不管是言志也好，緣情也好，也不管評論家或者作者怎麼在這二者之間取捨，怎麼做出好壞優劣的判斷，中國詩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講究的是呈現人的心靈世界。詩裡的客觀世界也是人心對客觀事物的感知或者來自於客觀世界的感悟。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詩裡的世界往往不是直接的、客觀的、現實的，而是經過了作者的取捨，經過作者的審美過濾和加工，融入了作者的價值觀念和個人情感，是間接的、抽象的、主觀的。於是同樣的一個客觀世界，在詩人的筆下就有了千差萬別的詩情詩境。有的慷慨激昂，有的熱烈奔放，有的清新，有的含蓄，有的質樸，有的華麗。

饒蕾的詩總體來說，抒情的氣韻比較清新，比較單純。她可以將個人經歷的，紛繁複雜的現實高度概括，很自然地化成詩意象。比方她說“歉意是一枚秋葉／在我心頭紅了臉龐”；“我本能地摟緊自己，心跳的頻率流入掌紋”；“年輪生出刺眼的白髮，做酸甜苦辣的／刻度，衡量日子的空和滿／歲月縮短是非成敗的距離／許願瓶無悔，漂流時光長河／每一縷晨曦，每一枚落日／渴望的眼，滴落的汗／鴻毛與泰山的重量已無法稱量。”這些意象都很生動。把抽象的概念或者情感細節通過視覺、聽覺或觸覺的具象呈現。化無形為有形，化無聲而為有聲，字句之間音韻的對照也比較鮮明，這種例子在她的詩裡有很多。她的詩句以短小取勝，她比較出色的詩行往往是句短筆輕，準確把握住客觀

對象的特徵和事物的客觀規律，在較小的空間裡回旋，顯示出她敏銳的審美感受力，和駕馭詩語言的能力。而這些具體的意象成為她詩裡一個個基礎的細胞，構成詩意起伏、詩情濃淡、詩美強弱的層次。讓讀者能夠體味到一個新鮮而又似曾相識的世界，回歸的自然景觀和情感景觀很親切。

從收篇來看，饒蕾的創作手法也比較熟練。她的詩總體上比較流暢，到結句也能夠完成一定程度上的迷惑自解。當然一切景語莫非情語。饒蕾的詩文本是她的內心世界和個人生命經驗的投射。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國人大多都有顯著的地域特徵，但是在饒蕾的詩裡你真的辨識不出，她屬於塞北、中原還是嶺南，而饒蕾是標準的東北人。她的詩語言的精緻有種江南水鄉的，小橋流水的清淡、柔婉而流暢，不惹是生非，不怨天尤人，不絮叨瑣碎，也不聲嘶力竭。這些都是饒蕾詩裡很顯著的優點，也是大家之所以喜歡她的詩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和每一位熟悉或不熟悉的文友們反覆聊過的一個話題，我們彼此砥礪扶持的路上，無非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攜手寫得更好。如果我們創作只是為了單純的自我宣泄，那也就沒有必要來討論寫得好與不好的這個問題，因為自我宣泄不需要被任何人點評。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喜歡寫，就必然想要寫得更好，那麼批評就比點讚來得更具有實際意義。在創作的狀態上，我們通常看到的作者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自我”的寫作，也就是說，這個作者她不論處理什麼樣的素材，不論用什麼文體，她整個人總是和這些素材攪在一起，她主體的思想感情、觀點態度通過對客體的抒寫直接呈現，把讀者很快地抓進去和他們共情，我們當中大部分人的寫作是這樣的。子皮，凌嵐和桃花的狀態和我們有些不一樣，相對來講她們更“自律”，更理性，她習慣於站在半空裡，居高臨下審視、解剖素材。作為一個讀者，你看她們的東西的過程類似於剝洋蔥，越到後面越辛辣，也就是說，她們作為作者主體的價值觀和審美取向是隱性的，但越到後面越清晰越尖銳，越

英雄情結與詩精神

◎三道快槍

——讀唐德亮短詩《亮起的燈火不會熄滅》

清晰。不管是完全投入的“自我”創作，還是冷靜旁觀的“自律”的創作，都是確立了“個性”的創作。

好的作品一定是具有鮮明個性的那一些。我希望能夠在饒蓄未來的詩創作裡看到更鮮明的“個性”呈現。關鍵不在篇幅的長短，也不是文體的差異。王國維說，主觀的詩人不可不多閱世，客觀的詩人不可不多閱世，當然難免過於刻板。但王國維的所謂“世”，狹義上說是現實，廣義上講就是人生。一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不閱世根本不可能，既然一定要閱世，就必然感慨極深。當這種感慨化為文字，如果只是從眾的，飄忽的，只有情感的滯留，而沒有在糾葛、矛盾和得失之間重新確立生活現場的維度，那麼在詩語言表面的張力之外，就欠缺一份力貫全局的重量。《輪回》這本裡的一些篇章，尤其在第二、三、四部分，可以看到饒蓄在過去習慣的抒情小品的基礎上，有了一些主題的擴展，但行文的輕柔飄忽也難免減弱了思想的體積和情感的份量。單單從意象營建這一點上來講，有些篇章裡也可以看到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識基礎比較薄弱，出現硬傷。饒蓄也不妨有意識地強化一下這些方面的知識。我更期待她在意象構成本身和意象之間的聯接能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思想情感的揭示，歷史時空的挖掘，以及對我們所代言的，移民社會生存掙扎的揭露。讓她的自然成章，出口成章的詩創作天賦走上一個新的台階，抵達奧秘更深更遠的前方。

唐德亮的短詩《亮起的燈火不會熄滅》可謂嘔心瀝血、詩藝卓絕，最終為自己亮起一顆抗疫的詩星辰。這顆獨屬於唐德亮的詩星辰，其內涵極為異常豐富、複雜的思想精神元素是與相關悼念李文亮烈士主題的“吹哨”元素分不開。顯然，在武漢疫情來臨時，李文亮醫生是疫情防控預警的業內人士的第一個“吹哨人”：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一個平平常常的凡人，一個本本份份的醫生，當他因感染新冠病毒肺炎不幸離世的噩耗傳開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向他致敬哀哀？為什麼還驚動了中央領導甚至國際社會也投來關注與讚許的目光？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一些富有擔當意識和悲憫情懷的詩人，紛紛拿起手中的筆，用文學的形式來傳遞真情、抒發心懷，用以凝聚國人的精神和意志激勵“人們才想起你／那一聲哨子的價值／2月7日，凌晨／你倒在抗疫的前線／短暫的生命亮起一盞／永不熄滅的燈……”詩人把亮起的一盞抗疫之燈，展示出在其他當代詩人的詩文本中較為罕見的精神深度、思想高度與經驗寬度。這不是詩人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們如戰士奔赴戰場一般的自覺行動。正如詩人唐德亮把撰寫李文亮“吹哨人”飽含的情感和思考，帶著生命的熱度與體溫，以及豐富的思想內涵和感人肺腑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讀出了“吹哨人”混合著詩化的孤獨意識、命運意識、抗疫情結和英雄情結相互滲透的人性拷問，生命的沉思。

從詩人悼念李文亮的詩中，深感一種大醫精誠的無私美德矗立在他高尚的精神豐碑上。所以，詩人把歌吟李文亮“吹哨／五分鐘只為悼念一團／已熄滅的生命之火”，那飄逝的悲壯凝固成永恆……“我”躲在悼念的一角，那四周全是“霧迷楚天的時刻／真話曾被當成謊言／一紙訓誡書，讓疫魔／更瘋狂地向人類伸出魔爪／直到成百上千的生命之花／被毒害，被摧殘……”直到我身體裡雙眼發疼，連看你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甚至《詩經》裡的青荷和菖蒲如果真的成為一種大醫精誠的古典“吹哨”，那它離我們越來越近了，甚至有一天它會變得讓我們“想起

你／那一聲哨子的價值”淚水為何模糊了雙眼？

這首詩真實地表達了詩人審視自己的時代並要“亮起”抗疫的理念。但詩人並沒有放棄對抗疫美好的追尋：亮起一盞／永不熄滅的燈……

閱讀唐德亮的詩，直到這時，我才弄明白什麼是詩的力量？如果說，是詩的力量彰顯了唐德亮作為一個大詩人的重要詩精神品質。那麼，他抗疫理念的彰顯同樣是唐德亮作為一個優秀詩人必不可少的詩精神張揚。有論家說“抗疫戰爭”，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置之度外的大戰。雖然我們看不到硝煙，聽不見炮聲，然而，人類和病毒的激戰和搏殺卻是那樣慘烈，而又讓人肩其絕無旁貸之責，投入到一場全民抗疫中。

詩人緬懷“吹哨人”李文亮烈士的殉職悲壯，與其說是彰顯了唐德亮詩精神品質的生命體驗，還不如說是詩人這一詩精神品質生命體驗的“生命之火”精神空間闊大、境界超邁的重要表現，有或張真理之維，或抒濟世之懷的語調的敏銳鋒芒，而似乎凸顯霧迷淋漓。在寫作深層心理上也有與時代命運之間存在彼此關聯與互相見證關係的詩學固執。在詩裡隱喻說事，既顯得深藏不露，又讓人發乎情，明其事，辨其理，給人以激情，教人以事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專以疫情對應物進行提煉升華，擁有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情感載體，更富於傳透力的緬懷倫理，一首詩寫朝聖者有關道義，良知，承擔的終極性追尋的隱秘地帶，建構了以詩化語言承載的抗疫精神圖騰。

附記：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據《烈士褒揚條例》和《退役軍人事務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關於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知》精神，評定王兵、馮效林、江學慶、劉智明、李文亮、張抗美、肖俊、吳湧、柳帆、夏思思、黃文軍、梅仲明、彭銀華、廖建軍等14名（按姓氏筆畫排序）犧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人員為首批烈士。

編輯筆記

在多數人類正處於貧困或天災或人禍之際關注最近的熱點 ChatGPT，無疑有些奢侈，然而詩人也不必偽善，對社會上憂喜參半的分歧，編者稍偏於喜。無他，當人們請她評詩時，只一截半段不知所云的句子，輸入者說是“詩”或“詩歌”她都跟著如是說，說詩就是詩歌或詩非詩歌她也同意，至於所謂點評則選好的方面來說，彬彬有禮溫柔敦厚，可以看得出其還在學習階段。事實上，資料存取、蒐集整理，她已經比我們強大，須要的只是人類的獨立思考，不幸的是現實中多數人被少數人誤導，要學習的也是這一點，人工智能控制人類並不比人控制人更難或更易，但到了編者前些年創作“複製人”科幻詩那種環境下相信會有可能。複製人的硬體基因比人優良，人工智能的軟體植入，始作俑者的前途當然堪虞！

紐約詩人申初即期起加入本刊名譽編委隊伍，讓我們拍響歡迎的掌聲。

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我們也歡迎詩人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詩選，請先來信編輯部洽商。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全面更新，備有創刊至今每期的電子詩刊、詩集、特輯可供免費下載或瀏覽。原有的論壇功能亦已恢復。另外，公眾號每週精選歷年來發表在紙刊上的譯詩及文章，讀者可掃描封面底的二維碼添加關注。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 (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 (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第四屆“紐約法拉盛詩歌節”頒獎儀式於4月23日在法拉盛市政廳舉行，特別獎：澳洲力夫，一等獎：日本翠兒，二等獎：加拿大葉虹、洛杉磯張敏芝，三等獎：紐約楊皓、夏威夷雙一、西班牙王曉露，《一行》詩人獎：曲有源，藝術家獎：黃大友、張平。

●《十月》雜誌社主辦的第十二屆“十月詩會”已於今年4月15日在河南南陽淅川舉辦。

●2023年4月15日首屆“白鷺詩歌沙龍——陶淵明與當代自然”在宿遷駱馬湖舉辦。王家新、耿占春、藍藍、陳家坪、世賓、江雪、木朵等詩人參加活動。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今年4月出版了詩人王鍵的自選詩集《異鄉人》，收入作者近十一年間的詩作一百二十七首，依寫作時間順序編排，體現出詩人不同階段在語言和藝術上所作的探索和實驗軌跡。

●詩人殷龍龍詩集《胡為乎來哉》2023由漢語詩歌資料館獨立出品。

◎新大陸詩刊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三年
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